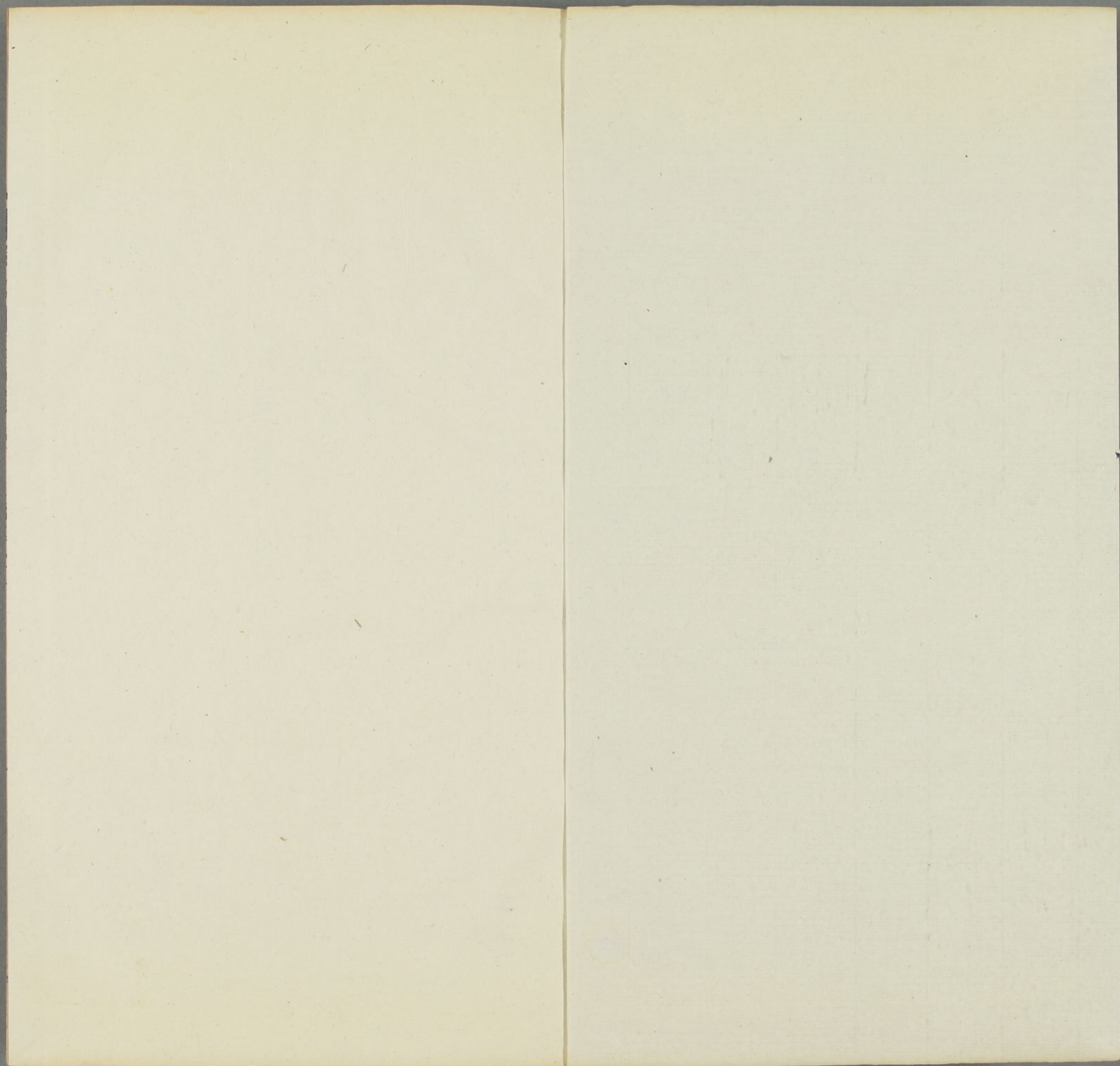


~ 16  
2823  
3





蘇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類

觀光緒

兩都何志符會于觀光緒及遠不遠人之學東坡于曰天子  
之過也然而已夫中心則為忠矣如心則為怨矣而為實  
之於外也則曰知矣而得則道在矣矣使君由前編而後  
得道在焉編矣前編則文最為死之不已轉柯以伐竹于  
蓬子二在生處而清其方曰此語已而不則亦勿施於  
斯聖者之名求乎于以事交與于必其事又曰所好也

門 16  
號 2823  
卷 3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類

觀光贈言

南都同志胥會于觀光語及道不遠人之學東廓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則爲忠矣如心則爲恕矣而曷嘗求之於外使道由師友而得則道在師友矣使道由簡編而得則道在簡編矣簡編師友最爲近之不曰執柯以伐柯乎時張子益在坐趨而請其方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自所惡言之也求乎子以事父求乎弟以事兄自所好言之也

昭和廿三年  
一月十七日  
購求

事上使下未易盡也卽所惡而勿施之無俟外求矣孝親弟  
長未易盡也卽所好而施之無外求矣子益曰夫簡編師友  
將不必求乎曰夫子固言之矣友也者以輔仁也前言徃行  
者以蓄德也仁也德也果自外至于抑自其中出乎古之人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眞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則忿懣好  
樂無所滯而大本立矣親愛賤惡無所辟而達道行矣故脩  
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  
四海是之謂不遠人以爲道子益躍然曰謙乃今知好惡之  
外無學矣好惡之外無政矣未幾大名闕守子益以刑部膺

命而行同官之彥同門之舊相率問言以重其別東廓子曰  
子益別矣無庸於多言矣子益貌癯而志壯位抑而政亨學  
愈崇而執禮愈卑其任重以道遠也孰禦焉大名古爲名郡  
狄梁公宋廣平遠矣稽于遺政有王文正韓魏國之愛焉南  
望澶淵有萊公社稷之勛焉西臨魚水有元城盡心行己之  
要焉是簡編師友之炳炳也子益其時擇之而已異時聞以  
治平入贊皇極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歛五福以錫萬邦其在  
大名乎

錫封贈言

國家嘉羣臣勞績率視品級推恩其親礪臣節也羣臣榮上之賚論次其親之行義相與歌之昭親訓也大夫士聲應氣求颯颯然頌其遇而祝其有成敦友誼也其後相沿以爲彌文蔑功而受之曰濫蔑行義而張之曰誕蔑規祝而侈大之曰諛嘻敝也久矣予去京師十有七年而始入同志之友相與切磋焉謂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會呂子信卿以柱史拜恩封芝山翁如其官而贈妣章爲大孺人錢子洪甫尹子任之以例問言予啞然笑曰吾輩亦不免於彌文乎二子肅然曰彼以其文我以其實夫何傷予瞿然曰善乎其學之

也鈞之誦詩讀書也而或以治聞或以畜德鈞之射策決科也而或以市利或以行義鈞之守官蒞民也而或以肥家或以肥天下故以實出之則好勇好貨無徃非天德之流徹以文出之則示禮示信不免於霸術矣以呂子之敏而好學致忠以行其文則將順匡救罔敢懈也而臣節日礪矣出言舉足罔或忘也而親訓日昭矣規過勸善罔有燕辟也而友誼日敦矣在易之訓曰修辭以居業曰知至至之而可與幾曰知終終之而可與存義合內外貫始終其忠信進德之全功乎是在呂子勉之而已矣呂子亟爲予言乃翁好易壁間畫

列上下篇卦爻凝然時有所思作詩及樂府無慮千餘篇藻  
麗有思致獨不喜作時文覓舉其恬淡冲漠於機械寂如也  
而大孺人相封君講畫宗法緝先人祠墓收族貧者與飲食  
有慈惠惇恪之遺韻焉徵諸錢子亦若呂子之言也歐陽子  
崇一所謂尊德義之致樹出處之節以顯吾道者其有望於  
呂氏乎

贈梧桐王少尹

戒懼之學自唐虞兢業以來相傳一派正脉不覩不聞以言  
乎寂然不動也莫見莫顯以言乎感而遂通也須臾勿離則

有以立常寂之中而擴常感之和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大事  
小事舉從此出學術不明徃徃縱其氣習之偏罔知防檢忿  
懣好樂滯於內而親愛賤惡辟於外故事君弗能匪懈事親  
弗能無忝保民弗能如傷而愛士弗能若已有之毫釐千里  
其機可畏哉梧桐王少尹常親炙先師之教及臨吾邑慷慨  
共其職士民翕然有譽處嘗作毀譽篇勗之以戒懼自信之  
功比督賦南都徵所以別者因申是說以資屋漏夫愛人以  
德同升大猷之公也愛以姑息載胥及溺之敝也復古諸生  
方以斯學爲務使君協恭之餘尙相與交礪之

贈宗伯昭

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唐虞相傳變化氣質之學也古也從其氣質之偏而變化之今也從其氣質之偏而克拓之故古今不相逮非繇資稟盡在學術以子夏之隘不可者蓋拒之矣汝爲君子儒所以藥其硜硜也而終也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視四海如兄弟以子張之辟蓋難與並爲仁矣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所以藥其堂堂也而終也嘉善容衆執德信道以爲有無聖門善教善學易惡至中以爲來世法程卽是可以默識矣吾友宗伯昭英才博聞功名可唾手取

而偃蹇不偶乃與吳中諸俊杰大肆于古詩文今年五十有一矣視予考功愀然相礪於先師之教因述所聞以商之古之人五十知非言有悟也六十而化言有養也九十有五矣而儆戒屋漏言有終也予與子盡交礪焉無局於氣無眩於習無忘於師訓無畔於聖學庶曰其永二先大夫之緒乎

江西戊申同貢錄序

石城許大夫新蒞學政合江右諸士子而甄別之拔其尤以貢于天府將行訓之曰二三子其思自重乎

國朝選士之正途維科維貢咨爾江右以貢位公輔列臺諫蒞



藩臬郡邑炳炳與科甲並重邇來乃漸輕矣

天子厲精圖治鑒于成憲銳然以三途並用甚盛典也矧茲戊申繫我

高皇用夏變夷再闢乾坤之運諸生其務自重茂對休運以匹于前聞諸生退而爲同貢錄叙少長紀里籍列三世以逮昆弟與嗣將世講之而命予弟臨曰子貢元也其得司成氏弁諸首簡以爲茲錄重叔父貴復督之益乃拜手言曰善而石城大夫之訓也貢之制昉于夏后而備于成周犧牲青茅以爲祠貢絲臬締紵以爲嬪貢丹漆磬磬以爲器貢玉馬皮帛

以爲幣貢柶栝筥簞以爲材貢金鐵龜貝以爲貨貢玄纁璣組以爲服貢羽毛夏翟以爲游貢魚鼈橘柚以爲物貢是以地無廢材用無廢事况人才所繫官天地而宰萬物其可貴可重非服食器物局而弗相通故浚明亮采翕受敷施而虎賁綴衣大都小伯以和我庶獄庶慎自一行一藝咸獲自達于上其選之之目由後可稽者則賓興之典舉于鄉遂而庠序之異貢于大學其後世科貢之所繇基乎漢氏賢良孝廉外置大常博士弟子以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爲式猶有古之遺焉唐之學館宋之三舍文藝日

熾而德行微矣是以遞重遞輕遞興遞衰其好尚漸漬使然非降才異也試以揚州之貢楮之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卉服織貝克然無讓前聞也獨於人才乃弗逮于夏與周乎二三子懋對良師帥之訓以自成自道盛典難膺休運難遇以敬有官以亂有政以代天工以補衮職以康兆民撫四夷如金玉皮帛式光于充庭之實等而上之則尚友千古裁成輔相以運天下於掌等而下之則卮言虛貌攘君罔民苦窳而不適於用祇爲鄙薄口實思齊內省其將孰擇焉古今輕重之辨罔不由人羿以力泥以詐則憂之士輕芮伯以貪暴公以

讒則周之士輕賢良一也董仲舒以正誼則重公孫弘以尚學則輕郡文學一也梅福王章以剛直則重張禹以軟媚則輕嘻可畏哉異時尙有按是錄而稽切之其孰重孰輕自有衮鉞在

安福三刻縣總序

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嘻其義精矣積民以成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邦之基必始于邱民故王政之要重邱民而致察於縣成汚

吏循膏必慢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讐歛姦心競生偽端交  
作神出鬼沒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號角雀日繁而佩牛犢  
日逞執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圯其基也安  
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  
周民數以覈賦稅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覬貧弱無所疚而胥  
吏無所搥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屈黃籍  
之造倦倦以松谿爲法復刻而戶授之邑之父老子弟沐浴  
慶澤帖帖無後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  
遴能以團局矢神以夜志酌糧以均甲倦倦以景山爲法而

屬劉簿鰲日督其成比膺

召命亟刻之梓而告于益曰版籍情僞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  
淆之雖夙夜從事猶槩然于中暨按新籍督賦犁然無升合  
爽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願微  
言以告後之君子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  
慶乎維民有常懷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日昃咸和則  
父母孔邇率割夏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以保衆胥親之矣  
否則戚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  
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刊以訕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碑載道帝賚三接以今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于  
交川體信達順以迓續民命于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  
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贊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  
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

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尙樂與萬邦邱民慶之古不云乎達  
于上下敬哉有土

壽年友憲伯南江子八十序

予與晉陵南江鄒子敏行同第于辛未南江子出令浦江以  
考最爲邃菴大宰所首稱入司司徒之政委權江州爲商民

所便不於國課外求羨餘歷員外郎中擢參廣西以議旬官  
政成副雲南之臬事尋以煩言改廣西遂致其事以歸居官  
二十四考家無長物遇有贏餘則悉以供賓媼之資其乏也  
則甘淡薄以自適未嘗以戚容告于人處親朋僚友至于兒  
童走卒率坦坦無所忤酷喜奕碁每對枰忘寢食燠冷老而  
不厭於毀譽成虧泊如也予自南雍歸南雍之士送于晉陵  
而予友少初徐子理邑政乃約南江子祇謁忠公墓下仰瞻  
眸容旁睨宰木俎豆咏歌眷眷不能別時南江子壽七十矣  
相與握手執袂以無忤忠公爲贈處之祝嘉靖庚戌秋七月

九日南江子登八十之壽其冢子騫丞合浦介子駮簿零都不獲稱觴賓筵駮與騫謀曰其得東廓司成一言以爲壽筵祝東廓子方爲零都序續刻思賢之錄發書而嘆曰吾何祝乎祝之以忠公而已矣公之修名嫖節與日月爭光而其踐履學術微言細行咸可以師來世故鼓篋問道闢館授粲究理亂別邪正以長育四方之英其廸士可師也浮舟躡履招禪訊仙情與景會前倡後酬翛然揖古人於千載之上其風度可師也再列諫垣犯顏批鱗言路閉塞噦噦朝陽視叱時宰如此嬰兒其節義可師也拱北有軒初心湛然蕭爾餘息

亟詢國事欲匡主德以與三五比隆爭治其忠愛可師也知恩有堂奉母訓弟欣然不知老之將至其孝友可師也了翁龜山推轂周行而承君景深披襟壯語人有一善若拱壁駟馬而願交之其取友可師也論孟有解義易有說操不售之具而北面潛心若列聖親指授焉其嗜學可師也訓子學統究極淵源奏議足以世父業而語餘足以傳師授其貽謀可師也是八可師者將四國訓之百世慕之矧在我同姓越在我後嗣顧可以自諉乎南江子之少也以三禮舉南畿第一莅官居鄉凡四十餘年而動履罔愆精采日康茲復以景揚

先烈爲義方訓其志尙可槩觀矣忠公之銘座右曰志難成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訓以夙夜無少晷於須臾聲載實而遠鶩煥祖考之規摹彼聖賢亦人而已庶以此而爲徒其自任以斯道之重如此故炳炳壽于無疆益嘗謂同志曰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吾身不能爲賊賊乎恭乎將孰從乎知而莫擇孰云爲智擇而莫處孰云爲仁仁且智矣是爲無疆惟壽請以爲南江翁父子祝

復古書院贈言

聯泉柱史孫侯聚于復古切磋絜矩之義中席而請曰慎北

鄙人也徃肄業庠序俯首詞章比入仕版慨然功名之際未免以氣習用事今乃知聖訓之切吾身也富哉矩乎能者以戰兢葆之則有猷有守錫

皇極以福萬民不能者以逸欲戕之則作好作惡拂羣情以速菑于躬東廓子離席而拜曰益也學于師友三十餘年使君何取善之篤入道之敏也聖門志學以不踰矩爲準賢智而過愚不肖而不及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皆踰也故立與不惑知天命而耳順精神命脉融結凝聚以依中庸而達帝則故天命謂性指降衷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指實功也自矩之

大公曰中自矩之順應曰和自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發育而峻極曰位育若然者皆鬼神俟後聖舉幽明古今而無二矩夫是以無惡無射以有譽於天下使君奉

天子命以按南服將清戎伍備胡虜而兼理匠班軍料以濟百乏之需投大遺艱其亦絜之以吾矩而已矣益不佞謹爲羣情誦之如使清戎而果足以充伍備虜雖損於民猶可也長解督迫雞犬弗寧而新軍入衛旋踵迺歸萬民荼毒而

國家無一矢一戈之利竊悲夫割服以啖腹而腹未得飽也如使匠存而追逋班雖急其後嗣可也匠亡矣而攤於里甲是

毆里甲而逃亡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寧無動魏文侯之嘆耶如使運軍以口糧准料價限以年可也逋以三十年而償以一旦馬力窮矣而求不已必逸必攫將不待顏氏子而後知之矣

天子建中和之極以馭萬邦也宰執者其工師也臺諫者議工師而贊之也稽諸往牒方員隆污其亦可鑒哉露臺惜金後宮衣綿雖純駟不具米石萬錢而終臻貫朽粟腐之休栢梁競麗五利兆誕雖告緡錢引株送繡斧擊斲而弗能靖輪臺一詔宿疴盡掃少主一圖國脉潛回如層霧積霾復覩炎光

之烈故循規履矩迄可簞簋削而批之立以苦窳矯而復之  
猶可救補當局羣工寧無遠猷辰告者乎使君勗哉見賓承  
祭須臾勿離集衆思以廣忠益責難

明良誠立神應俾好仁好義興孝興弟式紹隆古之化而外本  
內末一洗而融之是萬邦黎庶舉沐浴五福而拯於六極也  
復古善類其邛首胥祝焉維茲復古松谿大宰肇其基少湖  
相國翊其成而使君慨然增田以嘉惠我諸生其焉能護之  
諸生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木灰之情古今同矩也是以徼  
瓊瑤以納諸虎賁

虔州申贈

中丞秋崖朱公之莅虔臺也貽永感錄以示益嘆曰茲其錫  
類之典乎爲闡民彛徵天道用招風化焉未幾公移闔于浙  
江兼理福建以靖亂階嘆曰茲其

明良嘉靖萬邦之畧乎顧懷德者何以護之爲紀往勛昭部訓  
誌去思焉公遣舟以迎適館授粲論學于學聖之堂益曰學  
至無極翁精矣匪聖奚學匪天奚希一者其本體也無欲者  
其功也罔遊于逸罔滯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  
克一工課猶惻惻勸戒若是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



色中不自洗刷將奚以拔于凡民矧曰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之貞乎公曰嘻統嘗兩宰州治三歷部署五莅藩臬思以政爲學而莫予助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敢不乾乾弗息以對越明命翌日燕靜觀堂而論政焉益曰政者正也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猶執矩于此以方天下之不方而已矣夫漳之海寇與寧紹相剽劫也處之鑛徒與建寧糾串也皆屠販連迯捐生以徼無涯之欲古之訓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綏猷無主有欲乃亂皆自上任之釁端初萌玩愒弗

報權貴聚藪駭縮罔詰肘腋耳目漏洩情實簿書相謾勝敗弗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菑其身犯是五蠹又奚尤于羣盜故匪廉匪明匪正匪慎匪斷舉弗矩也公執素矩以往其患弗方乎公曰嘻統嘗仰愧

國恩俯懼庭訓永感母氏之烈思以學爲政而凜乎無稅駕也今齒髮日邁遺大投艱敢循規矩以自弛晚節益曰公勉之矣學與政匪異轍也古與今匪異性也多欲之蠹爲蹶以消諸物無欲之醇爲舜以同諸天伯益仲虺在公握其機用贊堯湯於以弘移孝之模而裁成輔相身親見之謹拭目以祝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  
公戒行有期矣潘臬之彥臨溪張子永明白坪高子世彥肅幣以贖公拜手卻曰玉帛古以將敬也而世以爲賜是貨之也張子顧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教也贈以財孰若贈以言迺詣濂溪祠以徵言益拜手謝曰贈言古以責善也而世以相爲頌是諛也高子顧張子曰善而司成氏之辭也贈以頌孰若贈以規益復拜曰夫諸君子恪共朝夕錫福于我士民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不暢嘉命以納諸虎賁

贈董謀之

予往歲受學虔州與董子希永切磋世講之誼後二十有八

年復尋鶴孤通天舊游希永之冢子謀之趨而問學焉予曰生固名家也璜溪大卿之祖武文僖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字之既詔之矣古之聰也聰於道德后之聰也聰於勢利故鷄鳴而起孳孳則同而舜蹠且天淵生其謀之而已曰聰之病此久矣思以魯對治之則奚若曰聰明睿智天德之本體也柴愚參魯聖門之所指渣滓也子欲以渣滓易本體乎古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以纖毫非禮戕賊天真而世之機械變詐者謂爲朴魯無用從而嗤訕之機變日深禮度日敗而驚然自以爲至巧若醉酒者之號嘯而笑醒也會氏之訓曰

仁以爲己任死而后已其弘毅之學任重道遠至於全歸而  
知免此豈魯者所能乎渣滓消融本體呈露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皜皜而無以尙非聰明睿智達天德其孰能深造之故  
謀之而得則爲肅爲聖以保五福謀之而弗得則爲蒙爲狂  
以入六極茲武王之所汲汲而訪也濼溪元公一者無欲之  
要陽明先師致良知之規皆箕疇正傳也而虔州獨薰炙之  
廟貌巍然陟降對越凜然師保之臨焉謀之其敬脩可願內  
斷於天君無爲浮習所眩

鄉會祝言

禾邑之南鄉山環水抱風氣完固世族相望淳龐未斲乃嘉  
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鄉吳龍尹張賀段  
洪周十四姓之彥胥約于葛泉以迪德規過興利除害取法  
前哲斟酌時義有會誓有會規有會條期以濯摩禮義同升  
于古道每月一會每姓直一月至于秋凡八舉矣少長咸奮  
強弱得所稅賦以時而盜賊屏息公庭無訟牘焉季秋二十  
九日屆柱史初度辰同會之俊髦告于耆艾曰柱史式克壽  
吾鄉吾鄉盍圖以壽柱史往者丈量之疏甦我民瘼講學之  
約迺我士習攬轡之風不振于南畿維茲司成東廓子同講

于年詎同啟于昊天同事于廣德是宜微言以爲祝於是尙  
義吳翁錫逾大耄矣命尹生珏及其孫庠生懋桂以來東廓  
子欣然曰茲宜壽哉茲宜祝哉壽者世所胥欲也祝也者世  
所胥愛敬也弗愛弗敬而惡且數焉斯詎之矣祝于子姓祝  
于媀姪祝于賓朋則荐聞之舉一鄉耄倪而胥祝焉予未之  
前聞也世固有虛譽浮于宦轍而隱慝敝于比閭席勢以咆  
哮則詎爲嶠虎矣鬻貨以請託則詎爲棘蠅矣誣善以媚忌  
則詎爲沙蜮矣而疇以祝爲南屏君克續先大夫之緒逾弱  
冠而膺仕

朝著逾壯而轟聲微寧天下顛然以公輔日望之甫強仕而歸  
養慈闈廼遂以目廢斂其天明用小試于鄉鄉之沐德慕義  
以爲橫渠畫井之風皇皇然威鳳拱璧祝其永安而久完也  
天視民視天聰民聰福履耄耄其神明寔勞之矣君之冢子  
承重嘗學于予預聞天人善慶之機其尙貞率二弟某某合  
敬同愛以緝熙而翁之志而鄉中十四姓之彥一德相承無  
爲陽率陰敗始合終睽以干誓言則浣溪吳山胥躋于壽域  
將與藍田無疆惟休

青原贈處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于富陽夫子曰予別矣  
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  
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  
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  
矣逾年先師薨于南安不及稽二子之成也而二子交砥互  
礪以求不墜遺緒聞吾邦惜陰之會視四方爲盛冒暑跋涉  
升九華歷匡廬以至復古大會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携子  
弟從之而南昌臨瑞撫賴之彥亦聞風胥集相與宣暢格致

宗旨工夫縝密本體精粹人人若先師之臨乎上也龍溪子  
以病踰月而歸緒山子沂澄江入五雲以別同志瞿然贈處  
之義益拜手繹以所聞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  
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而莫見莫顯體物不遺不覩不聞真體  
常寂命之曰誠莫見莫顯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  
虛常靈有無之間不可致詰命之曰幾性焉安焉知幾其神  
以止至善天運川流不舍晝夜復焉執焉見幾而作遷善改  
過雷厲風飛不俟終日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寂不寂則撓其  
體親愛賤惡而辟則感不通不通則窒其用慎哉其惟獨乎

獨也者幾也于焉戒慎于焉恐懼日瑟僩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儀威儀無適非仁發育峻極無適非天是爲誠立神通全生全歸之學世之擬議言動繩趨矩步而貞純未融其蔽也支獨抱立機與造化游而人倫庶物脫畧未貫其蔽也虛皆師門所弗與也况于矮人觀場狂犬逐塊遊騎無歸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悖愈擔當而愈猖狂其獲罪于天命也滋甚凡我同游無智愚無仕隱無耄倪從精神命脉處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夙興夜寐無負此生以慰二君子千里枉教之志浙中諸友寄聲胥勉之異時泛天真謁蘭亭歷赤

城石梁放于東海歸探鷺湖象山遺蹟共結江浙一社以服膺師訓庶無爲茲會玷二君其有以處我

續刻思賢錄序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姘節鯁論炳耀于元符崇寧之間其奏議序于楊文靖其文集序于李忠定其塋也銘于陳忠肅其復墓亭也紀于葉水心其錄思賢也序于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于有司建祠宇清坐域請設書院而採摭以刻是錄其諸尙友之志乎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輓祇謁林莊公

墓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駢簿于雩都奉義方以刻是錄取後來脩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慶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二記終焉益盟誦連日夕作曰應芳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恭以遏佚前人光廼拜首而言曰以益觀于言路通塞之際蓋爲往鑒永嘆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直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洒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鳴慶歷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若與佞爲市與忠義爲仇者卽有隱憂伏慝熟視以言爲諱馴至靖

康拔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干霄養於豫也蟻穴潰堤愼於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還馴貳吏兵亦曰簡在矣論事彌不置非曰皦然以沽直也而一擠于章惇再誣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奠宗社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諂佞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抑國是嗜沓匪降自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幾墜魚腹欲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及僞疏之誣頒布天下使聞之眞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固曾誕聯列忠義而惇與京褒然奸  
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思矣益嘗尙論而重有感  
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盂薤本陰隲蒼生而都官叅軍世守  
弗諼蘊極而發以鍾于公坐不踞立不倚鋏羽師友沉酣道  
鄉超然有悟于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真故處卑官而抗時  
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鼎鑊而不改容易慮餐脫粟  
駕鷄棲而闔門千指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  
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以無媿公議爲主一視險  
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已任踏門問道無虛席而沈

夫人相之館舍儲羞區畫不懈病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  
頌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  
光雪先烈莊外敏中了翁許其大受而語錄淵源爲龜山門  
下首稱則公之諭于親刑于家燕翼于後舉皆可爲來世矜  
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維我公  
以斯道鳴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則公之廉貪立儒而  
繫百世思者寧獨蔽以忠義乎公歿又五百年矣迪惟前人  
光用施于我宗盟鵠峙玉立飲膏龔馥寧無厚望以續來思

義城黃媼家壽言



義城黃子聚于青原山中語及古今之異東廓鄒子曰古之君子何其善自壽也忠鯁者以諫君壽剛介者以去奸壽循良者以愛民壽行誼者以作人壽恬退者以潔已壽雖所立不齊要之磊磊落落與日星爭光後之君子則或盪于是矣故疲精竭神以徼時好而不免與春禽夏卉一過而無留黃子曰夫善有諸已成可以壽矣聖門之論壽而獨歸仁則何居曰此壽之全功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飭躬礪行亦足以名後世然非自無欲之心發之終不可以語聖學而上達天德亦臨亦保文王之仁也而疊疊穆穆與無聲無

臭合德不厭不倦孔子之仁也而皜皜肫肫與淵淵浩浩同神而並化茲非吾儒長生之說乎黃子訢然曰吾今而後知壽之大也嘉靖辛丑秋八月二十有四日義城子躋六十之慶杖于鄉矣予以鹿鳴之雅薦蘿之好繫官南雍弗獲舉觴以壽也迺抒前語屬義兒以進于賓筵惟我義城資穎而志卓早以能詩舉江右第一及升進士官行人力諫

先帝南巡杖闕下謫南大學

皇上新政復其官尋擢御史巡京城風采凜然闈寺啣之誣以事遂謫蓮塘監司選諸生受學濟濟有造及量移維揚起督

貴陽學政衆謂日顯矣而以謗去位既歸怡然邱壑足跡不入城府督率族黨及于鄉閭修祠續譜敬老慈幼卹貧扶傾瞿瞿然不懈其素也在易有之視履考祥義城子其善自壽也乎若由是而深造以道戒懼勿離毅然願學孔子而師文王則行著習察居安資深疊疊皜皜之仁其將孰禦之異時杖于國杖于朝嗣當有頌壽之全功者茲特其權輿云

艮山叔父壽言

叔父艮山翁之壽七十也門生彭方伯夔率同遊以請曰國家優儒之典凡郡邑支行顯于庠而屢試弗售錫以冠服復其徭役願以爲慶叔父辭弗許比壽八十益歸自南雍率同宗以請曰國家尚齒之典凡行誼爲鄉族所重錫以冠服頒以肉帛願聞諸有司以爲慶亦固辭弗許嘉靖甲寅春三月九日壽升九十矣時仲子臨官于泰州謀于兄謙弟同及有曰以吾父之力學而弗售于科第以不肖輩之淹而弗獲章服以榮也畸於人而合于天其天以壽酬吾父乎泰之僚友暨諸生彙次羣玉題曰瞻雲祝壽將介司成兄以弁其端謙等具以請叔父嘆而許之曰自吾先世未有登于耄者吾何修以迓天休其吾祖考遺慶乎吾其可荐卻羣望以遏佚我

前人光益乃拜手颺言于衆曰若亦知吾祖考積善之艱乎  
靜齋府君當紅巾搶攘之變以智勇爲衆所推保障鄉里鄉  
里免於流離者垂三十年大父樂山公兩經籍沒僅存一綫  
之緒曾大母謝與姒李娣鄧矢節守孤煢然以三節亢一門  
我毅軒大父力貧事寡母藉束修以養而節食以濟餓者至  
易齋大夫與叔父力學艱險中孳孳孝友以廸于俊髦大夫  
晚始獲顯而叔父未顯而獲壽謂之天道厥亦有徵夫益嘗  
稽于天人之蘊富貴壽考天所以勸善之權也錫之以財俾  
以濟乏也而善日裕錫之以位俾以救物也而善日播錫之

以年俾範後學也而善日永若不善而冒是三者是竊天之  
權而徼倖也殃必逮之殃之所逮者同宗怨之同遊耻之弗  
慶也雖慶且將出於所強叔父屢慶而屢弗許衆胥鬱也及  
許之衆胥慶也稽于人情可占天道矣益侍函丈從容問壽  
之要叔父曰吾不以嗜慾戕元氣不以元氣佐喜怒視榮枯  
得失若祁寒暑雨之相遭也是以神凝精蓄而葆其天年富  
哉教也凡我同宗暨于同遊相與究世澤運天機以求所以  
自壽則叔父之模範以永蓋未艾也謹以贊于賓筵遂貽于

泰州

明水陳媯家壽言

益再見先師于虔與明水陳子切磋通天巖中

聖主嗣統彙征京邸南洲應子贊之以見善締婚好焉比謫廣德而陳子官主客以剛簡之功無虐無傲相砥未幾忤權貴戍閩而予亦罷主客以歸荐歷艱險以困衡之方能喻能作相期暨各返初服聚冲玄歷峴臺入青原石屋之間以戒懼之學不覩不聞爲歸宿蓋自正德庚辰至于嘉靖癸丑凡三十有四年而陳子壽登六十矣世之祝壽者率以紆朱佩紫囊金篋帛勢焰炫赫動四方觀聽此皆景春胸次以妾婦爲

大丈夫耳大丈夫德業當與兩儀並立四時遞運大行窮居初無加損故千駟之富不敵餓夫一匡之烈取謂童子蝸角蚊睫烏足以識之剛柔者質也易惡以至于中則弗囿於質矣夷險者境也忍性以增不能則弗奪於境矣弗囿於質弗奪於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三千三百出王游衍其知神之所爲乎聖門稱耄期好學以武公爲準棗竹以繼緝熙屋漏以先烈文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敦思非知微之顯靈光炯然其孰能與於斯故切磋琢磨瑟僞赫喧至有斐而不可諼世之繩趨矩步未能皜皜于

中忽恟慄者也養心繕性而不屑于外畧威儀者也舉不足以語精一博約之神陳氏自寧國徙撫代有聞人至明水子英年高科以力諫南巡杖

闕下直聲隱隱動朝紳既起而蹶鍛鍊日熟親炙師友深造自得克是而弗止其進於衛武將孰禦焉采芝陽明白首黃綺先師之命夙夜其保之謹命兒善及諸孫德涵德溥敬于賓筵

貞壽篇

天道於穆不已故曰貞觀日月東西環而不窮故曰貞明聖學自強而不息故曰貞壽壽也者自其貞體之常運常照言之也若弗運弗照以紕繆其天則雖逾百齡而茫然不足以語壽陽明夫子以致良知覺天下其諸以無極之貞精明流行與天同運與日月同明俾後知後覺咸升于壽域乎而學者徃徃挨傍於資質牽綿於俗態穿鑿於聞見測度卑者溺情慾高者執意見而眩其不貳不測之貞其於傳而習也遠矣安成惜陰之會雲蒸星繁視異邑爲盛而好學好禮不從流俗以自壽者益得二翁焉曰石崖彭子世望曰梅源劉子伯光彭子自衡山晉陵以玩易于石崖二洞之間其言曰吾

始以聖人非學至也而循吾資以自適今乃知學之可以聖也日用變化自有主宰吾資質者存一時而不合天德便是罪過劉子自新寧以隱別墅植梅濬源以光諭德公之休其言曰向者之誤也以學術批抹俗習自以爲瑩矣賴天之靈始有見于天地之心真陽來復一毫陰慝無着脚處吾敢不竭餘年以無負此機是其虛以取善實以礪行勇以自強翁然爲一邑赤畿凡我成人小子精進者可趨幟而奮因循者可望崖而赧其爲師門之助不旣引乎石屋翁以己酉季冬壽升七表庚戌季夏梅源翁亦升七表矣同志徵言以壽迺

書以爲賓筵祝繼自今交砥互礪日就月將以求不息之貞則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好古之發憤也勝怠勝欲觴豆畢銘丹書之執兢也如圭如璧屋漏不愧抑戒之瑟間也是之謂自作元命而求多福諸生有起而請曰子於二翁同德也曩也默而今語曩也徃而今止則何居曰子將求之于跡乎萬物芸芸覩色而聞聲皆跡也若跡之所自出則離婁莫覩師曠莫聞貫語默齊行止一窮通閱古今儻然侗然與貞觀貞明同神而並化然後可以游吾貞

恩光世紀序

中丞應臺傅公歛其家藏

勅誥及慶弔贈遺詩文屬天泉潘子曰子史氏也其爲我緝之  
潘子退而緝閱連日夜以勅諭勅誥爲皇言紀以壽筆山  
翁及恭人劉序記賦頌詩歌爲嵩祝紀以銘狀祭輓爲哀逝  
紀以中丞城上蔡備岷洮鎮甘肅贈誦爲德政紀合而名之  
曰恩光世紀以復于公公曰司成東廓鄒子舊史氏也其爲  
我序之潘子以告于石屋洞中益披讀連日夜釋之曰

皇言教忠也嵩祝教孝也哀逝孝之永也德政忠之曠也善而  
潘子之以忠孝贊中丞也忠孝之致也格皇天孚金石豚魚

而况官府間乎準四海俟百世而况同時接溫聽厲乎然陳  
辭上征倚閭闔而閉關潔行求全投明珠而按劍世未嘗乏  
也遇不遇者時也達不達者境也在昔先民進德修業與幾  
存義不以時眩志不以境易操故錫馬三接弗爲亨雉膏不  
食弗爲困羣小交憎弗爲愠而四海宗之弗爲泰是以真誠  
惻怛瑟僭赫喧而令聞廣譽弗謏于萬世非是族也則輦帶  
之錫鐘彝之勒秣以爲來者口實嘗稽紀而論其世矣筆山  
翁七歲而肄于庠三十始廩五十始貢而偃蹶不改度斷事  
于陝晉倅于頴雪冤滯慰悍鷲拊疲癯叛卒相戒勿犯解署

投閑于家挫銳葆冲娛萊婦養鳳毛逾大耋以化而委蘊于  
中丞中丞釋褐筮仕築城鑿池毅然壯萬民百世之規投艱  
蒙謗而不卹比持斧列省分閩西鄙鎮干所游窾卻若然遂  
交膺廷薦以鎮西庭雖薦士之左遷移鎮之煩言愈挫愈堅  
迄于茲勛譽日烜其諸孝思永言忠貞世篤非耶湛恩耿光  
昭先而範遠可以爲傳氏黃鍾大呂矣抑傳之世德光于說  
命若金作礪若川作舟楫若大旱作霖雨若酒醴作麴蘖若  
和羹作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公經營四方告成

聖主啟心沃心終始典學招俊乂康兆民對揚休命而永錫爾  
類嗣當炳炳然紀諸惇史罔俾商巖專美有傳

雙江聶子壽言

雙江聶子文蔚守平陽陟潼關憲使撲被徑歸薦者與娼者  
持三年而始白天官卿請于

上有召命矣歲在丁未月正十有三日躋初度之慶郡之同  
志約于青原聯舟于文江謀祝壽筵觴有談毀譽之定者曰  
雙江子之筮仕華亭也即以剗繁聞其按八閩慨然有攬轡  
澄清之志比治姑蘓以禮教風于士民蓋動而得譽然謗亦  
隨之邇者撲驕虜烈焰障畿甸爲長城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九  
天子瞿然有平原何狀之咨公卿薦之臺諫薦之謂立升要津  
矣而貝錦鬼蜮幾不可詰賴公議昭明以終譽處也雙江子  
其展布四體用對於羣望乎益曰學無毀譽毀譽以言乎聲  
也譬之耳焉鵲之喑喑鴉之啞啞各通於聽而不留而以毀  
譽異是以鴉鵲爲欣戚也有談出處之時者曰昔水雲公之  
課子也將以補袞職若明命而發四方也聶子祗義訓以恪  
官箴知有吾君知有吾民而不知有權貴不知有夷虜亦曰  
仰希先哲俯愧來世而豈擬世途之巖嶮若是也白水之壘  
可敵金牛以怡吾神以敦吾宗以惠吾鄉終吾齒而安矣從

子司諫門生朝著足以報國承家展未盡之蘊若復驅車九  
曲以拯顛崖於世道計則得矣其若自爲何益曰學無出處  
出處以言乎跡也譬之途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橈山乘櫟  
隨所遇而通其變而以出處異是以水陸爲前卻也有談寂  
感之幾者曰雙江子之志卓矣而才足以克之驅馳四方舍  
矢如破及聞陽明先師之學精思力踐若虞機張而省括度  
也晚而自得恍然有悟於未發之中而深懼以義襲爲格物  
其有意於寂以妙感已乎益曰學無寂感寂感以言乎所指  
也譬之日焉光其體也照其用也而以先天後天分是以體

用爲先後也夫倚於毀則絕物倚於譽則合汗倚於出則溺而不止倚於處則往而不反倚於寂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倚於感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曰德輔如毛言未化也無聲無臭則至誠而化焉有所倚是之謂肫肫維仁仁而肫肫則淵淵浩浩與天同運與江河同流與日月同明是之謂仁者無疆維壽雙江子同志之賁育也吾輩共築壽壇拜以先登凡我同志各勇於自壽衆以次賁壽之請無讓

贈邑博鮑子陟教江陵

談利者主於富故取棄覈盈幽析秋毫自白金以至于侯封談勢者主於貴故集苑避枯巧登壘上自一命以期于三旌昔沫泗響息談行活詞滿天下時則有鄒孟氏道性善稱堯舜巋然與抑洪水同功漢唐日遠濂洛勃興定性一脈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道南之祝龜山先生寔當之其言曰學必至於聖猶射必至於的世之博古今能文章自以爲博雅矣而畧于實踐忠信原慤不爲不義自以爲敦行矣而眩於著察事求可功求成立得功業自以爲利物澤衆矣而不本於規矩準繩故學不聞道與聖懸隔甚矣其傳之明潔

而懇惻也江陵木鐸龜山管柄之矣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千里來游鮑子行矣郡邑亦同教矣流風遺韻其尚有可聞者乎爲我諗于江漢之間其亦有嚴霜烈雪松柏獨茂以尊君父攘夷狄勸講聖學如康侯乎其亦有指斥執政坐貶英州榻前論事疽發于背如質肅乎其亦有請益上蔡盡說論語灑掃應對本末一貫如朱翊善乎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由天下而古之人尙友論世以無惡於志若富貴者以侯封三旌爲的是爲不忘久要之期乎卓矣考亭新安之先哲而道南之正傳也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爲決擇嬰兒巨人孰爲榮辱一時萬世孰爲夭壽鮑子勉之且以數于江陵二三人

張文定公文選序

甬川張文定公讀書中秘五轉而爲司成又二轉爲少宗伯乃兼學士掌翰署加太子賓客掌詹府升大宗伯其所奏對莫不稱上旨嚮用矣以母夫人高年數上疏乞歸上優禮之改留都大宰復叅贊司馬機務俾內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將大拜焉比沒賜祭塋贈官錫謚咸出異數而薦紳大夫士相吊以爲靖恭含弘清儉博達隆然公輔之望而未得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以培元和街 莫不嗟悼之東沙子以諸父繼爲司馬評  
騰其宦績學行以傳比保釐江右選其文三十有九卷刻之  
用垂來祀而俾來徵言于山房東廓子讀之終編曰嗟嗟甬  
川其諸古之豪傑非耶聖門之評人品也自行已有耻等而  
下之至於斗筲自事君容悅等而上之至於正已而物正鈞  
是人也胡若是懸也趨向殊而冀越分造詣殊而堂室判矣  
斗筲鄙器也容悅寺婦也其弗足齒較然矣而眩者猶滑之  
硜硜言行必信必果皇皇社稷求可求成亦足以聳瞻聽而  
適莫作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孝弟章聞信于宗黨中天下

而定四海澤潤生民此宜無間然者而澠淄猶有別蓋著察  
之難精而渣滓之難融也若是某也受學先覺取善四方三  
十有二年矣思得古之豪傑相與並趨而深造之於甬川公  
倍戚戚焉公年十五六卽能泥酣經史擬擬詩騷衆悚然異  
之矣有司舉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  
君子者友也游神高朗耻迂妮妮者五服官翰苑作觀頤之  
錄每夕紀過以自防侍養不食藜藿不厭三起督學政貞教  
多士輒自免以歸及遷春坊陟南雍屐涉久而創艾切作昭  
事之錄畏天而 比贊政柄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 吏

部九年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徃徃位已上絕不爲意惟時時  
發憤曰髻鬣幸有聞顛毛種種尙未有成古亦有言行遵屢  
稅誰執其咎故觀詰博望文見憤邪視身之介焉觀郊祀議  
見饗帝愛國之誠焉觀納言勸忠頌見抑奔競杜貨賂廓耳  
目致大平之兆焉而最其得意者曰中庸傳沉潛融會衛道  
翊教慨然以一德爲政鵠雖橫渠考亭尙未犁然于懷茲豈  
冒識而膚覘之耶公之題座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  
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  
盡矣某亦近覺此義卽存卽省無二境界卽知卽行無二輪

轍卽安卽勉無二源流於以闡惟微之緒啟無極之真全生  
全歸最爲正脉而明善誠身九峯與公辨者於鄙言尙未達  
也公贊陽明先師像曰欲起九原而弗得徒瞻遺容而興喟  
某於公遺文亦云東沙司馬於某以斯學相期也敬書以質  
之且以告後之豪傑思尙友文定公者

高吾司馬陳公文集

世之喪吾者衆矣其孰從而高之饗焚者以吾爲蚊蟻巧佞  
者以吾爲狸暴戾者以吾爲狼虺讒媚者以吾爲蠅蠅虛  
浮者以吾爲狸鵠其能霧隱如豹觸邪如豸惡殺如騶虞呼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三十四  
萃如呦鹿高舉如冥鴻亦鮮矣况乎出入以度隱顯不測如  
祥麟神龍曄然昭簡冊而亘宇宙乎荀氏之言曰道義重則  
輕富貴志意得則驕王公彼挾所有以自較於高志猶未醇  
也居仁由義直養無害浩然天地不移不屈大丈夫全生全  
歸舍是將安準的哉又曰昔衛武公逾耄望期矣仰抑之功  
至于不愧屋漏曠百世而感者如祥麟神龍可仰而不可攀  
關中舉以訂頑命曰無忝無忝之義福澤以厚生憂戚以玉  
成存順事而沒寧無往非高吾之醇公其日孜孜焉以光獻  
聖之規

寶澤集序

休寧之吳以商山爲望至御史少微以經術知名于唐而國  
錄俯與邕州安撫敝以節氣並顯于宋邕州從學南軒受知  
考亭東萊歸養其親于竹州之上與龍川稼軒止齋水心石  
湖相友善曾孫咨深上其集于朝謚曰文肅高風懿範流被  
後昆謹禮淑身咸不隕先植名碩勝流風泚然有贈遺有紀  
誌有題詠至于孟悅已十世瓊十有一世矣孟悅懼其散逸  
輯編爲集名之曰寶澤而瓊捐金以倡梓之俾世世子孫得  
以與其孝思之誠工告完矣託其友畢子翰以徵言于行窩

東廓子發而讀之終篇嘆曰吳之澤其盛乎吳之孫子其知所寶乎古之人酒必祭觴食必祭豆凡以不忘其先也矧食先世遺德覆冒樂利而文獻無所於徵乃靡靡宮室田園以徼私圖是棄麟角鳳羽而寶鶴毳鼠朴也安足以語愛敬之方知愛敬其先寶藏什襲梓行以垂永久俾觀聽曰是麟角也是鳳羽也惕然以省而油然而慕若是亦庶矣然猶寶乎其外也聖門之訓不寶爵位不寶財貨不寶文辭揭揭然曰善曰仁親以爲律令維皇降畏仁義具足止慈止孝止仁止敬止睦止嫺止貞止烈若取諸寶藏而時出之璀璨晶熒舉

無虧缺是之謂在內之寶以文肅公之急君慕親親師取矣挺然立于百世豈曰從外增益之凡吳之世各充其善各仁其親始家邦以達天下如執玉捧盈罔俾少離是毅然以鳳麟自待也予以光先烈貽後範將爲來世所寶

青原壽言爲方子元忠書

官階之品初仕爲士士進爲大夫大夫進爲卿卿進爲孤爲公世靡然趨之雖鷄鳴孳孳欲罷不能忘食忘憂未有以踰也聖學之品也可欲爲善善進而信信進而大大進而聖神此無異饑欲食渴欲飲寒欲衣自生自成而世藐弗盼也將

先覺者虛設此階以誘來學乎昧昧我思之父兄以斯教乎子弟以斯學乎師友以斯切磋而上之人以斯砥礪乎公卿大夫之品予奪在人成毀在命固有欲而弗遂者仁義禮智樂善不倦自我予之誰得而奪諸自我成之誰得而毀諸故能志于學者爲能自壽能自壽者爲能壽其親能壽其親者爲能壽天下萬世

復初贈言

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廸于士民別來歲星一周矣而鯉湖子以柱史至亟求而振厲之於是渙者萃頽者興闕畧者

完予起廢南都相晤而笑曰子之取善於予也其猶燕之取士於隗乎取士於隗而天下之士至取善於予而天下之善至矣鯉湖子曰吾聞諸師友矣目之初罔不明也乃或障之耳之初罔不聰也乃或塞之心之初罔不睿智也乃或蔽之君子之去蔽以復其初也若除目之塵沙而拔耳之木楔也其未除而拔也其有不戚然隱乎比其復也其有不躍然快乎吾方從事焉而未能也繼而與南埜子龍溪子曰究斯道政教日有聞三載績成庶士庶民相率詣行臺挽留之未幾有岳州之命皇皇焉無以援也廼屬彭楊二生彙羣善走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七  
南雍以微言曰侯之莅吾州也寒暑三變矣而蕭然一室不以家自隨剖決庶務夙夜不辭勞故庭無滯案獄無淹囚其事大吏處僚友雍容以正初不强合久乃翕然以信嘗署建平矣革宿蠹省妄費公庭肅肅無訟及借治望江以身捍權貴之需一力一財不妄費至於貞教諸生疊疊忘倦有善若自己出有不善若恫瘝乃身也茲必得言以章有斐勿諉之德東廓子曰以予之交於侯也習聞其世矣大母應及母氏孫力貧撫孤以再造王氏而侯竭力以養邑博士捐俸助之其節孝之懿舉不鑿其初者也及成進士取善四方擴予有

位以孚上下卽二子之言也其諸復初之驗乎目復其初則明不可勝視矣耳復其初則聰不可勝聽矣鈞是聰明也而障以塞之於是乎潔無以隄身敏無以集事禮無以交衆惠無以逮下剛無以讐強禦而教無以敷成人小子故古者明德親民之學以至善爲止至善也者帝衷之初也切而磋之琢而磨之蘊之爲恂慄發之爲威儀則盛德至善斐然而不能忘充鯉湖子之學也其取善于衛武而後快乎若然者將柱史不爲華倅州不爲卑佐郡不爲鈍而陟巖廊不爲利無徃非進德居業之地善不可勝用矣二生歸以告諸師諸師

拜而致之侯侯拜而受之曰吾將終身從事焉以無忘茲復  
初

贈虞衡葉子之雷州序

虞衡葉子之報政也大宰上其考俾復任於南主客吳子偕  
同鄉之仕于京者請所以贈予時適署南院以行曰無以贈  
也夫葉子陟明伊邇矣姑少待之未幾果拜雷州之  
命秋官張子偕同鄉之仕于南者請所以贈曰無以請也予  
嘗諾吳子矣雖憂疾其可爽之子昔聖門忠信篤敬之教能  
之者可行於蠻貊而不能者弗行於州里州里之於蠻貊懸

矣而好惡無以相遠其天真一也學術不明而各以資質爲  
政才敏者以才敏勝辯捷者以辯捷騁赫赫然樹功伐徽聲  
名甚者至於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自予登第三十年矣歷觀  
士習之變喟然興慨也得才敏不若得敦朴得辯捷不若得  
簡默簡默敦朴其於鑿天真淺矣夫葉子身若不勝衣言呐  
呐若不出口然而守均州補郴州二寧國郎虞衡垂二十年  
而兢兢守其職故檢其溢征以蘄恤于上抑中貴而削其冗  
員民是以妥焉申飭屬吏馭以恩信盜是以靖焉整戎備刷  
簿書造賦冊長是以責成焉致三澤之產而擇其良修陵寢

而工不愆於素

天子是以齋焉宗伯崔子稱其一心專志可以事君而作事其有所試已乎雷陽雖濱炎海然無侈靡機械以戕天真其樸魯儉勤易以導於善也行矣葉侯無眩於習無徇於成無忽於遠聚民所同好而勿施所同惡焉其尙永言於叅前倚衡之功乎徃歲桂州相國贈柳州之行日出守已經年還家無薄田夫官與民相須者也田畝不增則民之田日辟矣居室不華則民之居日奠矣夫豈家賜而戶與之不侮不奪致之也相之所以相守之所以守其位殊其道一而已矣

贈林子民服省親

子亦知夫人之愛其拱璧乎襲以文錦續以丹漆加之以屑鑰若是亦至矣然必時發而省之璧則如故也而時省之者愛之也親也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奚啻千金之璧也而老壯之相渝霜霧之不測旦夕且異狀矣然或冒于色没于貨餌于爵祿貿貿莫之省焉是愛其親不如璧也而可乎夫林氏之穢深矣陟明伊邇矣而顛顛焉求省其親而不釋也其亦可以厲俗矣曰若是則吾輩之未得歸也將何以庸吾情也曰夫孝莫大於省身矣古之稱善事親者莫如曾氏其言曰

東原先生集 卷之二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人之臨深而履薄也凜乎  
恐其陷且墜也當是時也雖有淫聲莫之敢聽也雖有美色  
莫之敢視也夫耳目口體者非我之有也父母之遺也莫或  
妄視則無忝於目矣莫或妄聽則無忝於耳矣莫或妄言則  
無忝於口矣莫或妄動則無忝於身矣故任重道遠之功至  
於啟手足而後知免夫能敬慎其身以無忝所生則遠離千  
里固跬步在親側也若縱欲以貽戮雖烹羶薌而養亦豕畜  
之而已於是三君訢然起謝曰吾聞省親廼得省身請書以  
贊林子且以爲吾輩之儆可乎

萬安郭氏續譜序

中丞郭子之治水于濟也時旱甚水澁南北行俱滯鄒子執  
訊請其術曰吾烏有他術吾惟濬其源俾無湮約其流俾無  
泄如斯而已矣雖黃河之悍世所駭以爲神也以吾觀之循  
其勢無捍防其隙無潰其亦庶矣未幾雨水大至舟往來如  
歸鄒子嘆曰善而中丞之學也禹之行水也允賴被于萬世  
然夷攷其術亦曰順而導之使得其所歸故見稱其大智明  
日郭子手其家譜一編以示曰此吾考贈方伯古叙公所續  
也龍泉之源自縣尉君日瑞因官而家是爲始遷之祖其後

德祥徙萬安之橋門德新徙龍泉之臺南德耀守塚祠仍居  
新康里是爲三派之宗自吾考傳于持平暨原定子隆凡三  
世自吾考泝于大父希正曾大父尙禹高大父文明以至德  
祥凡五世自德祥泝于顯謨閣學士曰知章以文學侍從凡  
九世自顯謨公泝于縣尉君凡五世自縣尉下及於子隆通  
二十有二世云鄒子受而讀之嘆曰中丞之學也其有本乎  
夫愛親敬兄不學不慮天然自有之性也克愛親之心則思  
以尊祖矣克敬長之心則思以睦族矣古之君子立家範置  
宗會營祠宇修譜牒汲汲若不暇者亦曰順而導之俾同歸

於善而已矣貞教不明於是乎富與貧相悖貴與賤相壓智  
與愚相誑而爲湮爲泄爲擇爲潰是謂汨五行以教彝倫贈  
君之績是譜也其有濬源約流循勢防潰之志乎觀其論詞  
曰爲吾族者性敏則學儒質朴則力稼入則爲孝弟出則爲  
忠義慶吊相通休戚相關庶不墜顯謨公之裔顧局於位未  
展也中丞日陟高位以續先業俾老老幼幼沛然錫福於庶  
民以上邇

皇極是編也殆其濫觴乎

贈大司寇北川周公考績

夫位者人可崇卑也名者人可毀譽也道也者不以崇崇不以卑卑不以毀毀不以譽譽將大行窮居弗加損也而况一南北出入久速之間乎在易之履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旋也者克自周於道也故無入而非日休昔者衛武以列侯入相年聿耄矣而其自周於道切磋琢磨罔有暇豫故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恂慄之純也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威儀之孚也公之位之年之德其尚與武公同其績乎將有斐勿諉自世且考之矣謹彙羣言以告于旅賁

永豐平溪邱氏族譜序

東廓子曰封建廢而民無定主矣井田廢而民無定業矣譜系廢而民無定宗矣民無定主則視其上如逆旅之翁哄然而留哄然而去其有懷德畏威而不忍欺者乎民無定業則視其身如棲直之在溪倏然而盈倏然而潰耳其有利用厚生而不肯徙亡者乎民無定宗則視其類如秦越之相值漠然而肥漠然而瘠耳其有尊祖睦族而不相遺棄者乎諸生起請曰民之散也久矣何以救之曰其惟講學乎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大德以居大位而其次分能授之天下莫與爭貴焉大德以享大養而其次分土任之天

下莫與爭富焉矧本乎祖而生固異派而同源也其肯凌弱  
暴寡欺愚苦怯以陷於痿痺者鮮矣王政之大未之能議也  
君子如欲敦俗以成化其先明於譜系乎嘉靖乙未安成舉  
惜陰之會中山劉先生自永豐率同志之彥以相切磋而邱  
生助實與焉獲聞一體之學明年六月偕其叔一鴻致父老  
之請曰平溪之邱以方平爲始祖繇平溪以上可譜者二十  
世曰唐二居士家洛陽曰和自洛陽徙鄆以武功仕周歷隋  
入唐授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  
爲知名以平高昌功封天水郡公曰崇襲父爵以言事忤高

宗降虜州指揮使遂家其里曰靈村靈村之五世曰觀與其  
姪顯以文學進而顯仕至尙書觀之子曰方節大理寺丞其  
弟曰方崖潭州通判元和中以朋黨事播遷吉州大平鄉其里  
曰車溪車溪之四世曰德明德仁發解南省又六世徙永豐  
其里曰平溪吾欲統其系于前以清吾源使子弟由是而學  
咸知尊吾祖焉繇平溪以下可譜者十有九世曰克勤博貫  
經史著造物循環圖說行于世曰勉行國初同知思明府事  
曰子強永餘杭賞罰明信吏胥無敢虐鄉民載一統志曰子  
汶教寧都曰惟德知麗水曰遂良知興寧曰永常教劉陽曰

公安教會同曰以均以文華繼其世吾欲詳其行于後以導  
吾派使子弟由是而學咸知睦吾族焉東廓子曰善而父老  
之志也使人人知尊其祖蒸嘗必預冠娶喪必告凜凜然  
不敢以非義玷其先也則雖無世祿而相統相聯之規猶存  
矣使人人知睦其族喜必慶憂必吊患難必卹惻惻然不敢  
以踈遠忘也則雖無世業而相保相賙之規猶存矣是古道  
之可救于世者也凡邱之世善繼其志無承其華而務茹其  
實其斯以爲善學乎異時重訪瀧崗歷湖西以升金牛尙當  
與父老切磋之

鄧氏族譜序

鄧之先出漢高密侯禹禹孫隲以佐命世勳列國史隲二十  
六世曰璠唐中和元年自尚書江西節度使權知袁州以循  
吏載郡志璠自筠州徙宜春七世曰梅魁翁始居安成之瓜  
畚以積善業儒入家譜其後孫支蕃衍六世彥璋徙吉水醴  
塘七世應先徙金溪巋然徙上元田八世戊可珉可徙圳口  
九世傳芳徙清陂十世鳳林徙安田六都十二世資本徙蠡  
湖復古徙川源十三世必敬望立望謙徙赤谷應瑄應琛徙  
南門而十二世九超復自金陵徙洋田十三世子良自醴塘



徙豐田皆繫籍瓜畬云大德戊戌其彥用和甫始修譜以聯其族屬洪武庚申所護翁率其子姓息縣令鳳韶推官德剛教諭隆章正訛補漏以廣其傳永樂乙酉志文九淵楚材徵文以終之正統戊午德溫翁偕晉初汝闇復續焉嘉靖丁酉凡百年矣庠生周及棟及璐請于父兄而重修之以無遺佚前人光梓成徵言於予予稽于其獻則曰鐸曰師孟曰文卿曰燎曰賢伯咸登進士第而賢德官秘書郎以疾辭歸賜衣弗受文文山高之大書南陽草廬爲贈以節義相期許其領鄉薦入胄監任教授迄元弗替入 國朝曰顯曰明曰秀並

登第列御史曰榮曰察曰一鶚以鄉舉仕郡縣而教實序表鄉閭者代不乏才稽于其文則自元御史丁文苑至于忠愍劉公炳炳可覆也迺復于三生曰二三子亦無忘忠愍公之言乎曰子能順其親少能恭其長尊能慈其卑賢能育其不肖富能濟其貧達能顧其窮生能不忘乎死是之謂有德致族之盛在德處族之盛亦在德嗚呼后世隆德之風微矣紛拏喧聒惟勢力智計財賄是營是度矣親闔兄侮弱紿愚忘生背死者相踵也肆皇天弗尙凶而身圯而族以踣墜而世樂卻胥原降在皂輿崔盧李鄭化爲微寒自古已慨之矣凡

鄧之孫子服膺先哲之訓修德講學改過遷善蘄鑒于前聞人而光大之將佑信助順以載郡志以列國史豈獨在其家牒書不云乎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子率文獻以求多福也尙夙夜敬圖之

平川郭郡侯壽言

嘉靖甲寅仲冬四日泰和平川郭郡侯屆六十之慶先期族黨媼戚朋舊駢躋賓階以祝壽郭君曰在禮親在恒言不稱老應奎賴天之福得旦夕侍吾親方惴惴無以顯揚也其敢以老自慶客曰聞諸先正劬勞之念未可以舉若具慶則可

以郭氏之有世德封君中山翁望於大耋矍鑠如壯齒而桂芬蘭茁有來楚楚君以解綬戲綵振舞斑之緒盛福真樂環四封鮮與京焉若爵而弗祝其若羣情何於是族之庠生日應軫貞一尙會走山房以請曰吾兄勵志古道未第時從甘泉公以學就官二十載直已守道隨所至輒有立始官禮科勘宗藩撫臣不爲阿比忤當路左遷鎮江姑蘓不爲愠運河方梗陟水部提督之盡瘁經營膺加俸錫金之寵而不爲功出守嘉興理繁劇劇一不當意拂衣亟歸而不爲濡滯大宰有清謹素著年力未衰之慰而撫按交獎不容口淡泉中丞

素慎許可獨稱直躬潔行真靜不渝有古大臣之節歸家踰  
十載養親訓子睦族和鄉時從青原諸君子切磋舊學超然  
萬物之表是以願一言以光壽筵東廓子曰益獲交于而兄  
羣行孰試之其孳孳問學精思力踐吾得之青原其瞿瞿齋  
戒祝親禱神吾得之武功其萃渙振頽紹晴川南野之緒利  
害有沴矣而不以滑和上說下勸同升大猷吾得之雲津海  
智夫學莫要於修德行莫急於愛親義莫重於輕爵而仁莫  
大於納世於善茲壽之所以基而弘也身其康壯猶將慶之  
而況乎大耋在上葆艾爾後乎燕及媯朋猶將慶之而況於

昆弟族黨薰蒸而無間言乎是其可壽也已君以平川會號  
樂水也以兼山名堂樂山也知與水合故不滯於萬物仁與  
山等故萬物不能撓若然者將宰御陰陽出入動靜無方無  
體而周流六虛博厚高明與宇宙同悠久是爲淵淵浩浩之  
壽願因二三子以祝益也請從而後可以壽親可以壽族可  
以壽吾道

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

王氏之先望于大原由大原徙蜀由蜀徙吉郡水之東復徙  
于荷山五代梁龍德間長者諱該富甲鄉邑好善樂施由荷

山擇地居安成之連嶺其後曰棟頭曰茅塘曰什鄉東向皆自連嶺而徙宋紹興間長者十三世孫念三宗自翁塋母氏劉於邑東之社布大坑廬墓不忍去因家社布其後曰花樹曰白竹曰高村皆自社布而徙元季兵燹舊譜散失宗自翁十一世孫乾澆十二世孫邑尹奎因修祠堂叅稽家傳締綴聯屬成帙徵言于少司成張公尙未及梓也嗣是十一世孫郡丞一鵬續而修之自長者而下所徙爲一圖自宗自翁而下所徙爲一圖仍以五世串修各齒卒塋咸載而先世

誥勅名翰及碑銘序記附焉嘉靖甲寅冬祠堂告成始克登諸

梓僉謂宜有言以發明愛敬之道命庠生士釗及汝深欽問介彭生師存以請時予聚講東山與諸生切磋爲學之方大上曰修性次日修行次日修文修文者以言辭容止爲說也其敝也華而無實修行者以行誼事功爲說其敝也實而無本其惟修性乎顧諟明命戒懼不離顯仁藏用舉天地萬物而位育之是之謂合敬同愛之學諸生瞿瞿若有感也則復于三生曰夫修譜之道亦察于斯三者而已矣譜也者普也普愛敬以位育于一家也故縮而普之自父祖以泝于始遷也而衆明於尊祖矣衡而普之自兄弟以敷于羣從也而衆

明於睦族矣人人尊祖而睦族則位育普于四海猶運之掌也教之隆也以四海爲兄弟其壅也以一家爲秦越臧否盛衰降喪匪殊學不學之別耳世家顯民搜羅舊典以淑其宗黨俾之慶吊相及有無相通善相勸而過相規亦曰隆愛崇敬以古道相範也陳其數而弗踐其義是談食而斷飽也踐其實弗達其源是食而鮮知味也知味之眞行著習察式好式樂無饗殮而離以肥其躬以肥其家以肥于邦國古之盛德大業發育峻極由此其選也咨王之世典刑不遠若慕慕廬墓若好善樂施非愛敬之可見者乎振而濟之以尚友千

古而達天德是在後之人三生欣然曰吾聞修譜迺得修德請告諸父老以範我來胤

贈瑞州莊瓊泉郡侯入 覲

維皇降衷是仁體也而烝民共之反身而誠曰安仁強恕而行曰利仁弗誠弗恕以拂天地之性曰賊仁自天子至於庶人臧否理亂恒必由焉二千石之職所以承上澤而布諸下者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亦曰賞能以勸而懲不恪使元精元粹克貫融液副痘瘍砭痿痺生生自庸非以飾好惡也瑞陽以郡爲僻舊稱媿俗邇乃以難治聞肆介川作之瓊泉紹

之而僚屬和之風行而水波是爲至文仁形而民服是爲善  
化寧獨使柳侯專頌聲于宋乎抑神爵之主厲精賞罰總核  
名實矣而僞增戶口猶以蒙封潁川之牧以教化行誼增秩  
賜金矣而爲相乃損于治郡此無他精神命脉篤實光輝於  
仁體尙隔爾舊政必告業云忠矣十駟猶違業云清矣而未  
許以仁是聖門求人之脉絡可覆也莊侯其勗之

大橋朱氏族譜序

朱姓自汴遷閩歷昇至蘓宋天禧間元航以大理寺丞出宰  
安福其第三子閩州通判初始居安福之朱村六傳至評事

斐乾道初終于主事其冢子子材始徙大橋之梅溪子材生  
仲興仲興生國輔國賢國平國平子景周景謨以廳事爲祠  
祠子材爲一世祖元季廢于兵燹至九世臨登成化進士僉  
憲于蜀請于諸父卽舊址興復之彭中丞禮紀其成歷十四  
十五世族日繁衍自祠堂而近遷者曰白塘背曰白塘樹間  
曰逢田曰鑼邱小拆者曰凍上曰羊久曰沙田曰高園曰洲  
上曰小陂曰磐石塘遠遷者曰泰亨曰凍頭曰汶源曰嚴田  
曰永新城西曰樟橋歲時祭祀則翁萃于祠食指千計皆三  
國之裔云嘉靖癸丑長至祭畢僉憲之介子襍與祀皆解邑

符家食升子姓而告之曰祠幸輯而譜未梓得無闕典乎世  
滋遠矣居址析矣生齒滋衍矣不有譜以聯屬之則貴以位  
驕富以財騁巧智以能雄將奚以敦仁義之澤于悠久迺遴  
練達者司出納文藝者司纂編敏有力者司使役凡四十有  
六人各任其勞未逾年而梓成首遺文次譜例次總圖源流  
次分派世系圖終之以祠堂記無泛無漏無誣而庠生調耀  
孟瓌恩輒駢然徵言於益以範來胤昔者聖人作易以同人  
繫否所以昭傾否之方也天下之情扞格則爲否而貫屬則  
爲同爰而同于子則慈子而同于父則孝兄而同于弟則友

弟而同于兄則恭宗族而同于宗族則睦故上下左右前後  
一是以同其好惡爲準則其象曰類族辨物所以審易而致  
同也同人之貞爲離其悔爲乾乾天也離日也覆之以公而  
照之以明則剛健輝光沛然保四海而爲大有之元亨藩籬  
以楛之萑蒿以蒺之將脅弱暴寡詐愚苦怯縮然菑逮于躬  
而爲比之匪人無邦矣勗哉大橋慶澤永矣尊祖聯族訓迪  
爾哲矣無吝于宗無僻于郊無伏于莽無乘于墉以中正相  
克而出門以通天下之志則否傾而亨大有其孰能禦之哉  
或曰譜止于宗將非吝與曰萬邦協和自親九族萬邦作孚

自刑寡妻隆古大道之行愛親敬長達諸萬邦渾然理一謂之仁粲然分殊謂之義若天覆幬而日照臨也是之謂大同朱氏諸耆彥以治易有聲而切磋文明之學敬以是贊之

萬安丈田獎績

聞諸父師曰仁者能以天下爲一家故其愛君也如愛父其愛民也如愛赤子雖艱阨困篤圖圉經營毅然以身任天下之難而安處其謗故至誠惻怛裁成輔相足以起危證而躋諸壽域尙賴匡救乃在庸罔念聞之後而投之無郵終以袞衣章甫頌之岐黃醫案具可覆也若出瑕進遽遺直如矢而

經都鄙制溝洫炳然遺愛猶有華扁之遺焉區區蜀邦翼儒主支強敵亦曰開誠布公集衆思以廣忠益而識者且以興禮樂許之故曰醫有工拙症無劇易以予觀于李侯萬安之役其以子產武侯爲式而興者克此以肅藩臬鎮邊陲立巖廊而弼皇極善推所爲事半功倍如運掌如置郵何古方之弗驗耶

贈大叅近沙方子榮陟歸壽序

黃州方子志伊自南宮受學于主客比成進士官司徒千里執訊以切磋也及陟藩叅飭戎備咸在我江右時獲預商政



教之善嘉靖辛亥之春簡命陟山東大叅專理蘓松四府糧  
事而予游九華始歸與諸生會于東山之文塔方子肅使以  
別且告歸省爲具慶之壽曰任賴義方以有今也維是服官  
于外曠定省有年矣茲幸而沐恩得以取道桑梓而家君松  
軒翁八十有九母安人彭八十有二偕壽于堂若有三公莫  
能換者竊附門墻預聞老老長長之道仰祈一言以歸壽是  
吾親拜黻袞榮也予發書欣然曰休矣方子之得于天也爲  
人子者孰不欲其親之壽乎孰不欲身之榮以效于親乎然  
壽者未必榮榮者未必壽其能兼得而躬逢鮮矣方氏其有

隱德哉予將申之以老老長長之方俾萬姓同躋于壽域其  
可乎往與諸生肄業大學至平天下之章曰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夷攷其條理則反覆  
于用人理財而老老長長若闕畧然者恒以疑之及升仕版  
歷試民宜土俗然後釋然以信使用得其人以樂只爲父母  
則同民好惡以義爲利豐源節流生財有道故老有所終幼  
有所養鰥寡孤獨有所歸是謂大同之休若用非其人外本  
內末務財用以致菑害則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樂歲苦而凶  
年死亡其何以望小康耶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蘓松四

府爲東南最今民力竭矣時事棘矣非得福星如鮮于子佺諸公以宜于上下將何以濟當路委重投艱而以屬吾方子非以福星相期乎方子歸壽雙親以罄愛敬之誠而舉斯心以加于萬姓及老及長錫類而不匱焉茲非親之所望于光顯者乎魯恭之告君曰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於子一物失其所則天地爲之舛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以方子之得于天吾固意其有隱德也由是克之以迓休于天駿功令聞膾炙口碑其所以黻衮于親而榮且壽者尙日未艾已乎

壽蓮坪甘郡侯先生七十序

嘉靖庚戌之春益周一甲子同志之好我者率貽壽言而永新諸友徵蓮坪甘郡侯以壽發聖學晦明之幾而以純亦不已爲矩視海籌蟠桃直以爲幻化予讀之悚然懼無以副也其冬予與師泉劉子及朱生調王生一峯朱生震二兒美善餐霞于齊雲卧雪于九華乘風泛月于長江翻湖之上紫陽化城若見羨壻斗山水西若奏韶夏然後知向者淺之爲游也以足跡之所游方新而未能窮則心體之學其亦可知也已獻歲辛亥八月之吉蓮坪公周甲子又十年矣諸友議所

以壽者詩不云乎木瓜瓊瑤公既授予以瓊瑤矣予何以報之其諸報以純亦不已之學乎天道之樞爲物不二曰於穆不已故四時常行百物常生無往非無極之貞聖德之要爲功不二曰純亦不已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往非無欲之純學之未能希聖希天病根安在正坐不純而雜焉耳包謾於世情倚靠於氣習克拓於才藝於是乎有紛華之雜有事功之雜有聞見之雜有測度之雜有著述之雜故其下者誇千駟以爲富耀一匡以爲烈而其高者博聞強覽以爲博實探力索以爲精夜半雙曉早了六經以爲繼絕學其於聖門

慥慥相顧皜皜不可尙判若不相關矣聖門端本澄源之學戒愼恐懼須臾不離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保天命之純而不使一毫雜之從日用常行之內以直造先天未畫之前故大公爲中順應爲和參天地爲位盡人物爲育若然者章矣而不見變矣而不動成矣而無爲是之謂不顯惟德與無聲無臭同神而並化以古所稱萬壽無疆非由此其選乎維蓮坪公幼肄竹居翁仁厚之訓偕其兄某以易學爲後進式比成進士官金陵與東巖夏子莊渠魏子以行誼相砥礪及守惠州撫民瘼肅吏治偶忤上官拂衣徑歸歸而取善青原深

造正學與南屏李柱史啟九邑大會于昊天觀汲引俊髦眷  
然欲同升于大猷也出遊祝融歷石鼓嶽麓探奇覽芳洋洋  
風詠之樂晚而靜養中寨抱膝長吟狎白鷗眠錦石期與造  
物者遊不及同匡廬冲玄之約其所以亦臨亦保日瑟日閒  
尙愧予之未能窮也公尙勉終之哉公之子文可學於予而  
子壻一峯又予甥也親戚相知誼寔兼之尙當貯碧霄之霞  
烹雙華之雪分長江層湖之風月以獻玉瓊而與公論壽

鄭氏壽親祝言

嘉靖辛丑夏四月七日憲副鄭子有母氏八十之慶諸與鄭

子戚者交者同升者聯官成者各具幣肅殺詣鳳臺次第祝  
百歲觴司馬熊子司空宋子張子少宰費子御史大夫胡子  
王子文子廷尉董子議曰鄭子吾南昌之彥也積學礪行歷  
臺端以聲于時而大孺人又廬陵之所自出劬躬儲祉衍衍  
享其養以鄉之誼也其胥圖慶而祝之則以屬於南雍鄒子  
鄒子瞿然曰予其可以祝乎以羣公之敦鄉誼也知鄭子之  
能悅親以信友矣以鄭子之悅親以信友也知母之能善教  
以昌其世矣迺趨而詢其世於鄭子曰濂母歐陽氏系  
出宋大師文忠公譜所載子孫蕃衍居安福者其派也曾外

祖梅菴工詩而喜遊詩社挽留之因居金陵而省菴郡侯七  
歲善屬文以竒童動朝野母之生有竒兆焉嘻其慶澤深矣  
曰母事吾父遂閑贈君恭謹不妄言咲相得如賓先祖妣病  
卧數寒暑躬進藥物行起必扶抱弗懈嘻其順矣曰母待庶  
母李如妹愛濂無異二弟而二弟事母無異濂鄰之悍妬者  
感愧以改嗜其惠矣曰不肖輩有過母鬱鬱然不樂比其改  
也乃釋然如初濂是以得從諸君子游而河舉于鄉渠克于  
家繫母教使然嘻其慈矣則趨而復其懿於羣公曰是其果  
可以祝乎天所佑者信也信則可以祝於天人所助者順也

順則可以祝於人鬼神所福者謙也謙則可以祝于鬼神非  
是族也若抱冰以祝火將力愈固而愈潰予於是其有竒祝焉  
昔在歐陽之母實出於鄭今茲鄭之母復出於歐陽是何其  
互相顯也文忠公以通今學古爲高以犯顏敢諫爲勇以濟  
時行道爲賢訖炳炳然齊聲於韓范而俎豆於聖門之廡豈  
繫式壽其親將鄉邦寔寵嘉之鄭子之昆弟毅然以文忠爲  
歸而深求于明善誠身之學則親志日豫友譽日孚上以翊  
于

天子而下以膏澤於萬姓百世之慶者且將以鄭爲祝

絜矩篇贈紀山曹柱史

上帝降衷而烝民受之天然自有之矩也從容中道執兩端以用中于民是爲自誠明之性反身而未誠或過焉或不及焉擇中庸而服膺之以復其天則是爲自明誠之教是矩也放之則彌六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與覆物載物同化卷之則藏於密箴慎不覩恐懼不聞與無聲無臭同神矩之爲德其盛矣乎故聖門之志學以不踰矩爲極則而平天下之至德要道不出於絜矩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方員不可勝數矣而所求乎子即事父之矩也所求乎臣即事君之矩也上之

接下下之事上方員不可勝數矣而所惡於上即使下之矩也所惡於下即事上之矩也語有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矩之一也故質鬼神而無疑幽明一矩也俟百聖而不惑古今一矩也君子之學本諸身徵諸庶民舉天下萬物而納諸裁成輔相之中矩行於家曰齊矩行於國曰治矩行於天下曰平若工師之建清廟門堂寢室棟宇桁欂巨細長短殊制異態無一不協于軌則而主宰綱維舉自吾矩時措之世固有眈規矩而責方員者矣求諸人而無諸己非諸人而有諸己其弊也自用自專以畜其身世固有秘規矩而畧方員者

矣有諸已而不屑求諸人無諸已而不屑非諸人其弊也自  
私自利而未可以兼善天下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且行乎斯  
士斯民何由而聞大道蒙至治乎

擇言篇贈瑞泉潘侯

為政之要如保赤子而已矣保赤子之方酌其欲惡而已矣  
父母之愛其子也所欲孰不思聚之所惡孰不思去之而徃  
徃眩焉則言之公私未易擇也欲均平者則惡偏欲綜覈者  
則惡欺欲嚴肅者則惡縱偏偏悃悃以翼政體而護命脉雖  
逆耳皆公言也公則同逆則苦而難入欲慢上者則惡覈實

欲藏奸者則惡秉明欲請囑者則惡執法嚅嚅唳唳以伺便  
而覬寵雖遜志皆私言也私則異遜則甘而易茹古之擇言  
者逆耳必求諸道遜志必求之非道是以遠讒諂阿比而來  
天下之善故唐虞以是明目達聰禹以是擇昌言孔門以是  
疏附奔走而子賤以是彈琴而治邑夫天下事變之蹟至于  
邑則綦矣天下官守之勞瑣至于令則綦矣故能為良令者  
必能為良相天下者一邑之積而已矣

岳牧壽母

山東少溪謝侯之作牧于江右也其母大淑人李以嘉靖戊

申五月朔日壽登大耋矣侯望雲效祝以抒孝思而執訊山中以問壽益發帙讀之曰母之福其備乎世所稱諸福曰壽曰榮曰多男子恒博觀而罕備焉母踰初度而耆踰耆而耄鶴髮童顏含飴弄孫曾嬉嬉如少壯時其弗謂壽乎母歸東溪翁宦游二十餘年儆戒家政俾無內顧憂初任神武叅軍以武廟登極封孺人繼二定州判鞏昌大府二郡副轉運于閩進階致仕光顯矣而仲子九儀以柱史遇

皇太子恩晉封宜人翟冠霞裳寵光方新其弗謂榮乎母訓子暨孫嚴而有法九鼎官藩封九韶貢辟雍九式廩于庠九棘力于家而少溪侯位遇未艾孫男凡八曾孫男凡五說說繩繩不敢越禮教其弗謂克昌厥後乎益方聚青原與諸生肄及魯頌因復于侯曰魯國山東境也昔在僖公敬明其德以求伊祐儉以足用寬以愛人教以迪士義以翊霸威以膺淮夷而懲荆楚故史克頌之曰永錫難老祝其壽也曰燕喜壽母祝其親之壽也夫能老人之老則衆思老其老矣能長人之長則衆思長其長矣一矣于茲則曰壽曰榮曰後有繁而遺怨呪詛且將加之矣萃是三福而德以將之則大夫庶士莫不咸宜是謂無疆維休之福少溪侯以柱史按吾江右適



舉賓興之典比視京畿學政出執臬于浙以至今岳牧也敷政明刑有淑問之獻焉執軌範俊有德心之廣焉申威讐奸有羣醜之屈焉是好德以萃諸福也請徼福于魯僖以助孝思之祝抑謝之所自出非申伯乎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戎有良翰文武是憲申伯以贊中興而宣王以錫命圭其可覆也謝侯日纘先德操萬邦以闢四國以復公侯之始異時尙有孔碩肆好以頌百福而光三壽將超于龜蒙海邦之表茲特其先驅云

樂安董氏新譜序

樂安董氏之先居臨川擴源墟墓在黃山寺至贈司徒公合當五季開平初始遷流坑時地隸廬陵曰廬陵派兄舍仍居今宜黃曰北源派弟全徙鄱陽曰德興派原譜刻于宋以司徒爲一世祖至元丙午有慶始續修之兵亂而廢乙巳知縣尙與縣丞養性潤色之洪武丙子復與桂林刊行之凡十有六世是爲舊譜成化丙午御史時望準東里楊公新式先修桂林一派于前正德辛未象繼修校書一派于後嘉靖辛卯潤等復輯理之凡二十有六世是爲新譜云董生燧自南宮來學山房携與諸生縱觀之觀其譜序祠記自吳文正公至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一  
虞文靖揭文安至于雙江聶子南埜歐陽子曰其訓規盛矣  
觀于登科題名之錄領鄉薦者百餘人升進士者三十人而  
居魁元者五其武畧通經賢良皆班班然曰其科名盛矣觀  
于衣冠襲慶之圖自監鎮監務至郡縣監司七十餘人自監  
場監院至臺諫卿監侍從三十餘人而開國子男者二曰其  
爵位盛矣觀于流坑山水之圖爲宅兆者四爲綽楔者五爲  
書院者四而列居比居者鱗次然曰其風氣盛矣觀于新祠  
之圖爲師保爲魁元爲追遠爲孝敬爲育賢祠司徒而下三  
世及族之顯者合食焉曰其祠祭盛矣觀于宗派之圖自司

徒生贈司空種司空生明法文廣屯田文肇校書文晃道者  
文亨爲四大派明法生正已屯田生解元滋職方淵大保淳  
校書生光祿淇察推洙道者生知縣汀爲七小派垂六百年  
聚族逾數千指曰其族屬盛矣東廓子曰茲惟盛哉亦茲惟  
艱哉夫誦其訓規則思所以賤之矣榮其科名則思所以達  
之矣享其爵位則思所以立之矣保其山川則思所以光之  
矣奉其饗祀則思所以愛之矣聯其宗派則思所以和輯之  
矣續其世業則思所以勿替之矣思其艱以圖其盛盛乃永  
于無疆在昔文正公之序譜也直以立德立功立言爲董氏

訓是三立者固一原也良知之精明本自大公本自順應不以自私用智雜之則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詞德之不明而求多於權謀博洽焉則功如管商言如屈宋君子弗由也文仲之言旣云立矣而不仁不智且爲聖門所闢則穆叔所評要未可據爲定也凡董之世無汨爾私無鑿爾智以自昭其明德則科名可重爵位可顯山川可靈祖宗可格族屬可仁子孫可覆燾庶幾式踐先正之規

永豐聶氏譜序

聶氏之譜以衛大夫奭爲始祖世居霍邑其顯者曰代王大傅昭曰丹陽太守友自霍邑徙新淦之拏埠曰新淦尹達義自拏埠徙永豐之磊源曰四十四郎傳至奇甫文甫自磊源徙下市曰恭甫衡甫自四甫至憲副豹九十有幾世矣憲副自平陽陟潼關撲被徑歸屬其從子司諫靜曰吾弗能康濟天下宜以束吾宗宗法之先務曰祠曰譜賴先世之緒祠幸有規將以時輯焉維是譜牒未修無以終吾水雲大夫之志乃出大夫宋時抄本一編稽羣譜啟壙誌闕其疑而傳其可信自四甫而上爲譜圖揭其統也自四甫叙爲譜圖每房各具別其派也次以譜系嫡常爲嫡別常爲別存宗法也次以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四  
外紀文行足徵者載垂文獻也首之以譜例終之以譜戒  
主於尊祖睦族周貧篤遠合敬同愛油然而孝弟之訓於是聶  
氏之宗磊源下市欣欣瞿瞿協以從事而登諸梓編排字號  
人受一帙若商鼎周彝珍襲罔弗虔益獲觀于石屋嘆曰大  
哉學乎其聯屬家國天下之規乎愛親敬兄始于孩提而老  
老以及老長長以及長則終于堯舜正學日支舍其良知良  
能而義襲於外故弗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已而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雙江聶子悅先師之教力量氣魄一日而千里  
故按閩守蘇歷平陽慨然以身徇 主而庇民其勞于邑則

舉丈田立鄉約茲復睠焉家範以承先志其諸真純惻怛天  
機弗容已匪以要譽而惡聲也吾將期聶氏之彥共進斯學  
其可乎人之方病也目眩耳聾鼻壅口爽而心志百體舉煩  
懣拘攣本強而不適於用幸而遇良醫藥石之鍼熯之除其  
苛毒而融其元精則能視能聽能持能負能慮能運隨觸妙  
應有不言而喻之神聶之宗欣欣瞿瞿得醫而瘳矣繼自今  
老者主其斷少者效其勞懦者鼓其氣浮者斂其實敏者持  
其久同心一德以共宣暢一家之教而不使眩聾拘攣以奸  
其間祖吾祖也族吾族也貧者遠者吾祖吾族之貧且遠也

真純惻怛天機自弗容已將醇謹禮法不戒以孚而萬石河東罔得專美其庶曰康濟之兆乎某獲交於聶子而靜復從予遊其彥之肄庠序者曰環曰珮曰乾曰淪曰有善曰槩曰鳳曰策皆聚青原崇玄預聞一體之學喜新譜告成其機可變而至道也敬書首簡以致忠告

善養對

東廓鄒子起廢之南都中丞浦南胡公延于東湖書院之上縱談及天下事中丞曰子知大司寇漁石唐公之歸養乎見明天子教忠之仁焉見漁石公移孝之忠焉見大夫人得天之

慶焉守益避席而對曰昔者翩雛之詠孝子所弗自遂也而歸養夕聞

賜郵辰報其於孝理也不曰仁乎昔者絕裾之往忠臣所弗忍自奮也而釋褐許國三十餘載敷歷中外猶得致其事以終養其於顯親也不曰忠乎昔者善養之誠慈母所弗自兼也而康寧維祺坐享其祿逾毫入期海內以爲美談其於天祐之順也不曰慶乎曰夫善養之於祿養也顧有判乎曰無以判也古者以德詔位而以位詔祿故內有以遂其養而外有以播其善於衆及其敝也三牲五鼎或覲以爲不義而啜菽

飲水陶然以天真自樂於是善與祿始判矣曰若漁石之素也其弗謂善以致祿乎哉繡斧始持則詭度靡及教鐸載振則規約孔昭晉執臬事則憲度日肅漕賦是督則調度有經協贊邦治則臧否無淹出總三邊則夷夏底寧入掌邦禁則寬嚴優優故自其蒞官曰敬自其卹民曰惠自其造士曰敏自其戰陳曰勇自其交友曰信夫五德者固善之興而祿之基乎曰茲惟休哉公嘗受學於楓山先生得經濟之傳其程門之和靖乎和靖弗獲展於南渡而公式際休運展嘉靖之化傳曰老老以興孝長長以興弟合敬合愛以格上下以協

神人夫是之謂萬物一體之學夫是之謂以善養天年中丞歸語少湖徐子曰吾適感于東廓子之言也吾受司寇之知而恒思以報之其爲我第其語將以獻諸金華

贈閻齋羅郡侯

予赴會冲玄凡三月始歸歸而閻齋羅郡侯視篆吾邑亟趨而謁焉侯傾蓋詢土俗民宜惻惻里甲小日之病若癢痾在躬者予面嘆曰古之人以愛人爲學以好問爲裕侯以是心撫吾邑邑之父老子弟其有瘳乎未幾風采一新譽聞四達問諸小日曰官有簿正而衙無妄支公錢有餘裕矣問諸獄

訟曰庭無留牘吏洗手了公事矣問諸錢糧曰稱收無耗而  
徵歛有常限矣問諸勾攝曰公差不下鄉以里役追呼而鷄  
犬夜寧矣問諸市肆曰薪米外無橫索市廛帖帖矣問諸船  
馬曰按籍而手撥之強無乾沒而弱無頻復矣問諸學校曰  
待士不失禮亦不徇情凡以事至庭者玉石判之士用是屈  
抑得申而頑頑者自屏矣其待士夫也如學校而待邑博士  
也如士夫政是以和而頌聲作甫三月當道檄以督兌于省  
庶士庶民皇皇然弗能留也邑博士倪子某鮑子某陳子某  
合諸生以請曰其以申邑人卧轍之情東廓子曰於訓有之

德之流行速于置郵饑渴所甘事半而功倍孔孟所以繫天  
人之樞覈興替之贖雖歷千載炳然若左券符也民之待下  
流也奚待饑而哺之渴而沃之耶不匱其財則民有餘富矣  
不瘁其力則民有餘逸矣不剝其生則民有餘壽矣彼其之  
子其毒未必痛于衆也而封豕虺虎望而惡之展如之人澤  
亦未必溥也而聞其風者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狎故曰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侯以善播于士民而士民詠歌嗟嘆以  
慕於侯君子可以占直道矣齊一也諸兒殞戶下而桓以九  
合晉一也州蒲罹匠氏而悼以三駕故善治者不易民而善

駕者不易馬泰豆氏之御也齊轡御節掌握內得於心而外合於馬志山谷非險原隰非夷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不善御者反是唇燥體瘁爾時有佚馬什轍之虞羅侯才敏而趨端嘗兩柄冠縣懷遠教鐸當道交旌之陟判于杭杭劇部也能聲曄然復旌于當道乃以憂去起復遂補吾吉以署吾邑其輕車熟道沛然泰豆氏之韻也執是以行四國至於海隅將優爲之而於邑乎何有抑令先公之命名也以閭然曰章爲馳驅之範而侯揭以各齋用顧諟義方聖門相傳一脉戒愼恐懼懋建中和之極故敦化川流裁成輔相贊化育以

與天地參由此其選也方欲與侯切磋之而式適其駕矣庸采輿論以納屬車且以爲輶軒告

存耕壽言

東廓子曰夫知存耕者有可與語壽矣程門之訓心如穀種善乎其言仁也鈞之也而無生之性曰稗鈞之人也而無生之性曰罔人之罔也不如禽鳥穀之稗也不如復莠故善學者之保真性也閔閔然若農之望有秋也耕而種種而耨耨而穫穫而食食而肥以飫于家邦而壽域瀰于四海世之貪奕醕酒縱耳目之欲四體不勤而菽麥罔辨其弊也惰而餒



駟驢壘斷淫巧機械以等侯封而詆胼胝爲田舍翁其弊也  
浮而無恒掘冢冗室上爭下錮以陷不軌曾不得與斗酒餅  
粟酣歌而安寢其弊也悖而立辟若是者徃徃中道掎剝而  
弗永其天年故志於穀而水旱不易業命曰良農志於仁而  
窮通不易操命曰良士是以百穀用成俊民用章而無稅無  
罔以自別於稂莠禽鳥嗜茲古之道也而請事焉者罕矣淡  
軒倪子朝惠舊學于觀光比拜邑博士與野航鮑子濤清泉  
陳子力毅切磋于文明日勵諸生以尙古之學因飲聞其世  
而喜焉高大父谷良與從子恕以文學聯舉鄉書振其家聲

大父溪隱伯全壽登九十有司禮以爲大賓恩錫冠服率其  
族千餘人輸賦供役維謹爭訟罕至公庭州中以義族歸之  
其父鎬純樸儉勤修溪隱之業以率其族杖于鄉者八年矣  
州守周筠川王西塘敦請賓席固辭而始就嘗頽其燕居曰  
存耕而語倪子曰吾無慕于外守先人菑畬恒恐羞之將以  
未展之蘊祝吾子若孫俾世世薦襲之無落吾世植翁其  
默與古期以生之性自治者乎懋矣倪子偕其僚友以率我  
俊髦從事於芸苗之學臨淵履冰衆前倚衡勿徇時以忘勿  
計功以助將成性存存生機磅礴沛然大順以永仁壽之蘊

其廢永存耕於無疆乎益蚤從相國敬所公遊習聞全州清  
淑醇古之風而山水復重天下龍隱漱玉玉髓滂井恒夢寐  
思一至焉吾友雲東龍子西山虛齋二陳子比復相招而未  
及游也何時探月巖登春臺浩歌熙熙亭上以與諸君子論  
壽

廬陵下村周氏譜序

周之先居懷州河內自河內徙鄭之滎陽宋南渡後自滎陽  
徙廬陵之永和相傳與益國公必大同譜其自永和徙下村  
由思榮始自大湖徙桃花畝由廉州郡守夔始天順間鄭州

州守淵起家進士以舊譜兵燹銳意修之弘治間廉州守歸  
休于家復圖續之皆未就緒嘉靖間庠生斐國子生祐續之  
就緒而歿歲乙巳別駕祉歸自肇慶謀于伯兄裕祿曰譜不  
續且廢坐孤先志吾不敢怠若假借門第援以爲宗吾不敢  
誣於是從兄弟合成硯觀操儒及族之長吉賚原大定臻咸  
趨其義而委成焉廼考校編摩缺疑存信斷自元德翁爲下  
村始祖而各派之徙者曰馬鋪曰婆嶺下曰旨營坑峯備列  
之首之以宗圖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規終之以家乘而擇  
子弟之敏達者先庚仲甲壬泰戊東壬承治其籍穀佃蕞磐

叔甲役其勞以巳酉冬始事至庚戌春而告成適青原舉大會儼然以首簡來命某也嘗聞修辭立誠之學矣世之修譜者旁據遠引宏詞鉅冊靡靡然自以爲尊祖而睦族也非其祖而祖之非其族而族之果且能尊與睦乎哉畫工之貌像也耳目肢體居然矣而鬚髮或加損焉君子猶以爲不似其親譜也者凡以貌其本支也而至於假借援引以加諸其祖其爲鬚髮也不旣贅乎維廉州公以鯁直振鄭州之緒悃幅無華有實惠及民爲名流所稱許肆別駕祉偕其兄祿瞿瞿以講學爲志與四方豪傑交砥而深造之故慎重譜牒勿怠

勿誣以懋終其庭訓雖以益國之忠義文章居相密邇遺像猶存于里而凜凜不能假一詞其諸有驗於與幾存義之學乎昔在無極翁之繼絕學也言聖以誠爲要言五常百行以非誠爲邪暗塞言日休日優之辨以實勝爲善夫非周氏之黃鍾大呂乎凡周之彥登斯譜者翕然以忠信爲志謹于庸言信于庸德而罔肯苟焉以自欺則真誠融液惻怛周貫可以裨身可以承先可以聯宗可以燾後達之可以澤民而卷之可以善俗尙以爲茲譜光

贈撫臺東沙張公冠南都

皇朝體國分職用敷極于萬姓周覽却慮建撫臺于三司之表  
若周之鑑若唐之黜陟若宋之安撫亦曰事權重而體統一  
也林卧靜思仰屋而竊數之爲官擇人則引養引恬而享其  
慶爲人擇官則胥戕胥虐而享其殃邇者或以逸欲教有邦  
矣安得舉陸敬輿五術八計之條蔡君謨蔽蒙姑息之誠列  
諸座右以代忠告乎公與某言憤然痛之排斥舊習洗刷新  
機若失火而救之不以浮言滑和也方欲建曲突徙薪久安  
之策而遽歛其惠以行矣南都重地

高皇舊業日就月將用緝熙于素學將遺大投艱沛然游刃有

餘地矣敬爾由獄列用中罰可以爲蘇公克施有政惟民其  
父可以爲君陳執訊獲醜玃于夷可以爲南仲纘戎祖考  
王躬是保可以爲仲山甫泮奭爾休鳳凰翩翩可以爲召康  
公其諸在所遇而已

中齋王郡侯贈言

古之人其學不厭也知天地之爲父母也其教不倦也知四  
海之爲同胞也父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逆自棄以辱降  
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畫舉不中不才而棄之  
乎故戒慎恐懼須臾不離立大本經綸大經以育萬物而參

兩儀夫是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衆寡無小大無升沉利  
鈍壹是皆中和位育之實世之君子孰不願學也俄而厭孰  
不願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視天地也甚大而視四  
海也甚疎其志隘故其操樞其操樞故其功懈夫焉能以尚  
于中行

壽大司馬兩洲王公七十

往歲起廢考功公不鄙以伊尹祝之茲以武公爲報其歲乎  
武公之自修也由慎言語以至謹侯度由攝朋友以至承萬  
民由灑掃廷內以至遏蠻方無衆寡無小大無遠邇瑟僖赫

喧富有而日新遂以睿聖顯于聖門聖門之論學凜乎其嚴  
也有許其果與達與藝矣而未許以仁有許其忠與清矣而  
以爲未知有許其忠信廉潔無可舉可刺矣而以爲不可入  
道獨於睿聖推尊爲來世法策竹有斐績于敬止屋漏無媿  
匹于不顯直與三王同堂而兩儀並位夫是之謂無疆惟壽  
公尙日孜孜焉至善不謬善類其胥祝之

方山存塾詩稿序

方山朱邑侯自新繁解組而歸闢幽軒自娛手不釋卷戒俗  
務勿相闕獨以吟咏爲尙撫景對時感慨今古輒於詩發之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十四  
士君子唱酬多所規諷尤好漢魏古選取而和之以爲有風  
雅餘韻年逾大耋矣積久成帙名曰存塾詩稿示謙也其子  
孟瑛孟瑄孟珍等將壽諸梓介柳川王生釗以微言東廓子  
益曰世之眩其尚也久矣學之昭也以道義爲尚約情復性  
澡德勵行如執玉捧盈罔敢須臾忽務以歸全帝裏而無忝  
所生方且視勛業爲浮雲詞藻爲雕蟲瞿然若弗暇也而况  
軒冕珠玉又烏足以滑和及學之涇也以勢利爲尚崇侈飾  
華齒然疲役決性命以取憐市兒方且以章綬爲荼毒以族  
姻爲魚肉求一時之暇一言之幾道且不可得而况于樵芳

六藝獵奇百家以牢籠萬象馳驅千古與大方競休耶方山  
諱祿字克學幼而穎敏績介軒僉憲公之緒偕其弟西溪邑  
令祀馳聲文苑試于有政直行已志稍有掣肘撲被竟歸歸  
而睦族和鄉貞率諸子姓以究惜陰之旨四方以講學至者  
館粲切劇老而不倦益嘗與三峯劉子陽趨講資福翁邀于  
鑪峯之陽亟談世政以

聖主宵旰四郊多壘爲深耻即使都高爵食豐祿夙夜盡瘁扞  
衝畏革可以誓犬羊而宅鴻雁寧獨昌于詩乎三峯子善詩  
評翁詩格甚精予特論其世以慨古今之變觀斯集者其庶

東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十五  
審所尚云

慶新岑陶公考績

邇者學易仰上窺見聖門相傳學脈仰觀俯察嘘吸一體故  
自疆不息天行健也厚德載物地勢順也省方設教風行地  
也遏惡揚善火在天也折獄致刑雷電皆至也夫是以範圍  
曲成通于神明與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照及學之湮也五伯  
假名秦漢少恩而發育峻極之德業遼闊而弗續肆我

聖天子久於其道疇咨豪傑以嘉靖萬邦而尤重二千石之選  
維新岑公茂對休運以播仁聞於我九邑饑食渴飲鼓舞載

道用奏膚功以隆景福其將兆古道之可行乎

西山春卿陳子初度壽言

初度之慶遠矣世踵而行之陳其數莫測其義也六甲者天  
之干也五子者地之支也以十干乘十二支而天地之運周  
矣周則復始是赤子之初也予將祝以赤子之心乎月正者  
歲之初也元日者春之初也體元居正以復其初其西山子  
之自貽哲命以自求多福乎二生請曰古之稱大人德合天  
地明合日月若是其發育峻極也而赤子云者將不待增益  
于外乎曰吾聞之千尋之木起于膚寸之萌芽謂膚寸無所

益與則何以至于千尋謂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內將何以益之故善學者養于靈根闡然內充而日榮不善學者增飾于枝葉的然外暴而日悴茲古今學術異同之脈絡也曰願聞古者不失之功曰帝降純粹知愛知敬不待師資不藉經傳而天機炯然故曰萬物皆備言全生也生知者知此也安行者行此也命之曰反身而誠擇善者擇此也固執者執此也已百已千者能此也命之曰強恕而行言全歸也故終身之慕可以爲大舜冰淵而知免可以爲曾子曰今之所以異則何居曰孔門之醫案具可覆矣多聞見則不能闢疑殆以致

悔尤工憶度則不幸而多言爲禮樂則短喪而安緼袍不耻而以自誦克伐不行而以爲仁非聖人之裁成則精一一脉固不俟訓詁辭章而支離障蔽矣回視赤子之心肫肫皤皤超然聲臭而一毛猶有倫者果同耶否耶曰若是則何以自求多福曰古之稱至富至貴舉無待于外也自其德之博厚酬萬變而不匱富莫與裕焉自其德之高明超萬物而不撓貴莫與榮焉自其德之悠久歷萬古而不朽壽莫與永焉故采薇之異可嗤千駟陋巷之樂可配玄圭曳杖之歌而教思無窮參天地而同四時二生瞿然避席曰遠哉是義也敬受



以獻壽筵茲固立心立命來學之所望而的也其鄉國敢專承之

廣德州志序

嘉靖丙戌某判廣德二年矣日與諸生從事于復初之教會茶陵龍子大有視州政亟以州志見委曰是州雖小

高皇帝嘗臨之矣天戈所指有創造之勤焉雲章所頒有昭回之光焉優詔所恤有蠲復之惠焉而舊志弗稱子盍圖之予曰茲惟艱哉崇朴則易於野尚文則易於浮覈實則易於刻博愛則易於濫是四患者惟子其詔之龍子曰夫能復初者

可以語志矣惟皇上帝降明德于民若明鑑然妍媸畢高其孰能遁之故勉而修之之謂學修而覺之之謂識覺而達之之謂才夫是之謂三美矣予曰未之能復也忿憶好樂有而不化也而明之體病矣親愛賤惡辟而不節也而明之用病矣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是以一塵不病而萬化以貞請由是而學焉其可乎乃簡同志之彥而屬之曰夫學而無倦識而無障才而無窒朴而無野文而無浮覈而無刻博而無濫吾與二三子盍敬圖其始於是稽羣籍訪故老定爲圖爲表爲誌傳凡十有七卷逾年將就緒而

龍子與予陟南都以去後政者不相謀遂以中尼比予卧疾  
山中而胡子萬里自關中來視政亟遣使索舊稿如龍子之  
委乃束稿付諸生使敬圖其終而復于胡子曰復初之教其  
責又在子矣子其與諸生日昭明德以立大公而擴順應章  
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回患以屏三美以臻勸成  
邦國之典則謀始者藉以不替而效法者視以不眩皆子之  
賜也觀風者行采之以獻明王祇承烈祖之休布神武以觀  
耿光緝聖學以化人文需至仁以蘓勞瘁將明明德於萬邦  
而况一州乎草莽雖病敬拜手以樂其成

贈宗伯西立馬子北上序

大司成西立子馬子陟宗伯以北其鄉之仕于金陵者司諫  
涓北高子十人儼然來徵言曰以西立子之交於子也蓋以  
禮樂相示也茲行矣請所以贊之東廓鄒子瞿然曰予烏知  
禮樂聞諸師曰中和者禮樂之則也戒慎者中和之功也位  
育者中和之敷也禮樂之用廣矣大矣而一言以蔽曰中和  
予嘗驗之矣戒慎之功爲欲所遷則有所忿懣好樂而滯吾  
大公之體親愛賤惡以辟而窒吾順應之用故立大本而經  
綸大經終無以達于天德古之君子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

前倚衡無徃非中正和樂之融徹故以親父子而仁以肅君臣而義以禮朋友而信以興俊民而章以治神人而和以撫夷貊而賓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中和之德也其盡矣乎不本于中和而索諸外焉是弗集義而襲以取也故玉帛鍾鼓在聖門已慨之其所由來漸矣諸君肅然起曰以西立子之素也其優爲之乎曰予有所試矣徃在史局問天下士於梓溪舒子舒子曰年友馬仲房氏質直而好義嘗共疏止南巡出服外僚無幾微見顏面予於是知西立子之直及起廢考功其泉大宰與大學爭文移累數千

言不決訪之從容答曰吾平生未嘗阿人亦未嘗凌人有高皇之典章在竟不費一語而定予於是服西立子之平比署南院日與太學生接諸生以學規嚴不少假借頗有怨語繼而竊議曰司成公無私予於是信西立子之公夫直以任天下之重則將順匡救罔不竭其誠而主德日隆矣平以息天下之爭則歆羨畔援罔或干其正而羣僚日協矣公以任天下之怨則婢獨高明罔不獲其所而庶士庶民日福矣在陝之先哲炳炳方策有遇事輒諫主瘠而肥天下者有峭直無枉決聖主於一見者有矜嚴好禮動止有則爲人所儀表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者以予所觀涇野子其人矣若西玄子於涇野子不有光耶  
由是而日懋戒慎以斯道爲己任則顯西土以光四方由此  
其遷也亦臨亦保亦式亦入而萬邦作孚直與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同神而並化茲唐虞鳳儀獸舞之派而周官闕雝麟  
趾之源乎西玄子其思孳孳焉入告嘉猷出衆國是不釐庶  
績行將燮理寅亮俾昭代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予與諸  
君其跂足以俟

贈愚谷李先生擢太僕正序

嘉靖辛丑夏愚谷李先生由應天丞

簡命大僕正以北府學之師胡君儒偕諸寮率諸生詣觀光  
堂而請曰昔者書紀罔命以作大正詩賦楚宮以富駭牝先  
生其自此升矣願徼於古之贈言東廓子曰諸師諸生其亦  
講于古之學乎夫知古之承弼者可以語書矣知古之塞淵  
者可以語詩矣承也者順也弼也者匡也美而順之過而弗  
匡之則爲諛爲儉將何以克祗厥辟故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則出入號令胥欽胥臧而萬邦以休夫篤實曰塞深遠曰淵  
深遠則不驚淺計矣篤實則不尚虛談矣故布衣帛冠訓農  
通商敬教授方至于民生康而物力阜夫愚谷子固東魯之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  
一  
產也以其所學裒然舉天下第一其督學江右入替南雍之  
教遂歷符卿以敷治京兆兢兢式舉其職而綜覈六經之旨  
究其異同得失疊疊忘倦其所尙友奚啻伯罔衛文已乎罔  
命之作以紹先烈而大司徒君牙之冊亦曰對湯光命定之  
方中與魯頌之駟並賦而思無邪一言括三百篇以蔽之位  
雖日升道固無異術矣至若畜養之當制廐監之當修牧地  
之當勘收市之當廣追陪之當卹有司業旣治之亦曰以承  
弼塞淵之源運之而已矣諸師顧諸生曰是言也其猶行古  
之道也遂受而歸以告倅人

慶司馬淨峯公平徑

益也獲預聞一體之學矣一體之愛惻怛同貫無安排無揀  
擇故病在元首則療元首在腹心則療腹心在肢節則療肢  
節在齒髮爪甲則療齒髮爪甲其經營圖回無晝夜無寒暑  
無老壯求躋康寧以自快而曷嘗自以爲功而亦曷嘗以勦  
譽處古之人后弗堯舜若撻于市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吾友義城子雙江子南屏子亟稱公  
早有志天下事毅然以古人爲標的本以篤實出以整暇而  
持以悠久故隨所遇粲粲成章要自學術中基之世固有砥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八十二  
名礪功急難讓夷矚然自樹于塵空之表與玩時愒位誤君  
蠹民有間然驩虞皞皞王霸判矣公入告成功啟沃  
聖心立天德以敷王道則殺而弗怨非樹威也利而弗庸非  
售恩也夫然後與天地萬物同神而並化將萬邦慶之茲特  
其權輿云

贈修齋王君之潯州

潯之人惡饑而思飽惡寒而思煖惡勞而思逸與中華同乎  
曰將無同曰潯之人喜孝弟而厭乖爭喜和睦而厭侵鬪與  
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以惡饑寒之同也則利害無異可以

治矣以喜孝弟之同也則是非無異可以教矣以利害是非  
之同也則曲直無異可以聽矣而子又奚疑焉聖門之論行  
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則州里蠻貊無不利有攸往子之  
治平山四載而民以爲惠教單縣五載而士以爲臧聽訟司  
寇六載而衆以爲允是道也果從敬信出乎抑有所增補于  
外乎昔在衛武許謨遠猷之學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以謹侯  
度至于不愧屋漏故可以惠朋友可以及萬民可以灑掃廷  
內可以戒戎作而遏蠻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遠近衆前倚  
衡已試之方也修之則貞而吉弗修則匪貞而有眚子其敬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八十三  
修其可願而已矣

贈中白王子陟太僕

予嘗判廣德歷建平博詢高淳南陵馬政之病方馬之養也  
私宥分飼公有黜驗死有陪賞種種弗勝計也使派馬課而  
以時出之不猶少牙乎及馬之解于京也重價而求之異方  
路有芻秣瘦損有改市種種弗勝計也使微價而市之北土  
將無愈乎以中白子之世家學協于大正以憂國卹民也其  
將調和之耶盪滌之耶溫補之耶抑將無所措手而視其斃  
耶嗟乎天下之積蠹久矣匪直馬政也土木當止也而方殷

征輸當寬也而日迫邊備當預也而姑徐徐言路當通也而  
愈壅士習當振也而更靡然以移則乘機投會以永天年而  
免天札醫世者獨能恻哉夫臺諫之司明目達聰非藥石之  
所出乎中白子與僚友之彥幸相與協恭贈處之

贈茗溪吳侯守安慶

夫知學者其知政乎君子之志於學以求仁也故不以其所  
能病人不以其所不能忌人不以所不能忌人故尊賢而嘉  
善不以所能病人故容衆而矜不能是以仁愛貫徹無惡無  
斃以永終譽夫不能而弗矜是視溺而幸之也善而弗嘉是

不欲人之登岸也將奚以對天德而協于羣情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不飲人之酒，不食人之肉，不飲人之水，不食人之食。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

